共三十五

雅亭遺稿 十一 十二

銅菴藏

書五

應旨各體

青莊館全書

青莊館全書卷之十九

雅亭遺稿目錄十一

書五

唐鴛港樂宇　洪舜徒秉善諸人

柳連玉璉　白永叔東脩

徐而中理修　沈穉教象奎

柳明元烑　李汝剛應鼎

宗姪判書公敬懋　代家大人作

成龍汝海應　洪太和元燮

青莊館全書卷之十九

青莊舘全書卷之十九

完山　李德懋　懋官　著

男光葵　奉杲　編輯

雅亭遺稿十一德水　李畹秀　蕙隣　校訂

書五

柳惠甫得恭

讀足下詩及素玩䕸書二士詩以爲古人詩古人已死眼中不見一古人何甞今日作詩亦我以爲今人也盈天下皆今人也焉有今人吐出者箇好詩古今二字交戰胷中無法可觧

顧令校讐縢本八家文抄事役浩穰匪一人一時之所可竣工余自數日以來雖欲專意下工譬如精衛銜石何時塡海平生慣讀蠅頭能書蚊脚今此一部細字蠅之雲仍之頭蚊之苗裔之脚平生好箇一雙炯炯眼孔從今不霽而虹起匪春而花飛豈不可憐不直二負日進此院與直者一員共三人聚首讐勘至祝至祝

沈孫璉字蘆士錢塘人沈心醇字瓠樽海寧人蔡曾源字呂橋羅江人中原人擧皆以字爲號三子另有他號未之聞也蘆士官編修沈蔡俱擧人

詩有蘭麝氣絶勝十雙美人末句自詫意非在於兼
司禁城中其精神專在十雙自謂高一著而以我觀
之不啻落千層使我得志眞正可置數十侍妾視若
土苴今兄虛領嫫毋二十箇自處花月平章不亦陋
哉火速來此讐對講說也
自我南爲無夜無夢與兄輩聯武行禮聚首校書或
含盃雅謔絮絮未了曉角一聲殘月窺窓悄然卧在
寒竹堂中呻吟咏嘆奈如之何赴任差晩驛務以之
叢沓吏卒狡百瘼蝟興匪身綿力所可牟補實有
無窮之慮水帶鐵腥脾家崩敗一日所食不過二合

奈何
日前朴徐二寮書來知兄入沁都一脈清凉散其味
何如反想徐寮艷羨朴寮慈妒以余不羨不妒之眼
目觀之兄本柔輭亦應不安兄之此番榮光自何而
得即我之功也我適在此故兄能闖然而入速備壷
酒爲我謝可也陪兩令公初謁 奎閣途中海上想
多韻事第於此段妒則不可羨或有之其能領畧風
烟平安歸來否第日督貪民家家幾箠避債之臺心
甚不寧亦復奈何適有大𫝑烟盃一具仰餽烟一斤
亦去須以此盃吸此烟滿滿

此等事有誰講摩邪凡獨留意迺所以為我同志也

按老土蕃胡李蒲住遺種也蒲住旣誅移居白頭山西嘗耕種我地邊將遣人禁斷胡害之李守一李適等分道入攻焚其廬舍　宣廟四十年忽剌温謀屠慶興蕃胡蕃胡請救於老土老土率鐵騎五千搶刼搬移穿過鍾城忽胡遣萬餘兵遇於烏碣洞老土縱擊大破之從慶源東城外回軍忽胡自此不振老土即奴兒哈赤此即蒲州熾盛之始而江外侵掠之患亦隨而息矣

金直齋 鍾厚

昔者兩度下書鱗次奉讀至今不任下懷下詢三代

追贈故實更考唐文粹姚鉉編目錄無三代制歐陽公

集亦無之自王臨川曾南豊諸集始有之意者三代

追贈始於宋時耶但歐陽公瀧岡阡表末記其三代

追封甚詳而自家所作內外制最富終無一篇可訝子

瞻所撰載於本集元明善所撰載於元文類蘇天爵編後

考文類亦有姚燧撰高麗國王忠宣王封曾祖父母祖

母祖父不與父母制二代追贈之制甚多大抵詳考新舊

唐書舊唐書劉昫新唐書宋祁及宋史阿魯圖等然後可知耳緣起二

字南朝梁任昉著文章緣起蓋記詩賦表牋百文之

所始緣起猶原始之意詳記其所起之緣也頃者猥
荷不鄙之惠仰答下詢妄改盛撰至蒙領可既悚且
感不意玆者又被引譬古人一字之師驚愧〻〻不
知措躬紀年兒覽二冊有人願謄寫持去今始索還
謹樸上爾
垂詢紀年書漢則東蜀晉又分東因其中興之地各
立名號不害於正統至若六朝五代匪敢曰正統較
諸北朝本是虜狄南唐諸國各竊名號者猶可謂此
善於彼故不得低一字書之若正統然而其書殂不
書崩之類可見其筆法序中醲醞二字案字書雲盛

皃亦曰靉靆即僾俙（李登聲類僾音倚僾俙彷彿也）又洞天清錄（宋趙希鵠著）曰靉靆（張自烈曰靆譌作靆）老人不辨細書以此掩目則明又元人小說靉靆出西域（方輿勝畧滿剌加國出靉靆）又方洲雜志（明張寧著嘗以詔使來本國）曰嘗於指揮胡豅寓所見其宣廟賜物如錢大者二絕似雲母以金相輪郭而行之為柄紐合則為一歧則為二老人張于雙目字明大加倍又於孫景章所再見景章云以良馬易得于西域賈胡滿剌似聞其名為僾逮（案此靉靆之譌）考此諸說則借雲之僾俙為眼鏡之名而自宋元已有之但不盛行故 明宣宗時易以良馬今則人人用之矣吾

詢五雜組蕭何工篆案漢許愼說文序云秦書有八
體六曰署書注蕭子良云署書漢高六年蕭何所定
以題蒼龍白虎二闕又晉羊欣筆陳圖云蕭何深善
筆理嘗與張子房陳隱等論用筆之道何爲前殿覃
思三月以題其額觀者如流水何便用禿筆（金壺記云何業
篆籀時人謂之蕭籀）又漢書藝文志曰何草律著法曰太史試
學童能諷九千字以上乃得爲史又以六體試之課
最者以爲尚書御史史書令史吏民上書字或不正
輒擧劾歷檢諸說則何爲漢初書家之領袖且立法
試人以書學爲初仕之路眞不害爲經世儒者作事

不苟不可以刀筆掩其長但手蹟不見故後世不知
耳如諸葛武侯父子謝安司馬温公王介甫朱文公
皆工丹青而掩於功業文學人自不知大抵世間如
此事者不知幾何猥承盛問畢陳所聞見自不覺其
蕃蕪亦犯古人玩物之戒還增惶蹙不知攸為
前月蘐叨𦦨設之官爰補蔌水之供其為榮悅至矣
近日應製 奎章閣八景詩入侍 幄殿居魁 御
賜明義錄又 命製登瀛洲二十韻排律亦復居魁
命賜白綿紙五卷顧以螻螘賤臣 寵渥踰分惶感之
極不知收措第當兢兢翼翼小心無他而不識門下

有何加勉之規誨耶恭俟而已近日職業則編校
御定奎章韻瑞漸就頭緒頗費心力耳俯詢箕聖東
來之事愚見斷然以避地而來因以封之爲不易之
論而井田舊蹟終涉疑案以其不少槩見於中國書
籍故也李茂李孟智事問諸蓮衕李子或知或不知
已上諸般開列他紙以呈耳中國書籍之稍稀貴者
除非文士入燕親購則元無可得之理通雅之不來
執力固然也心溪宗人近又相逢能得無恙云西池菡
萏想尤蔢蓴恨不追隨杖屨以燕以遨於澹影寒馨
之間也

李大器 晩中

翠樹可蔭芳草堪藉直齋先生杖屨所之復初大兕周旋左右迭送韻話首夏之會殊覺甫雅梅雨惱人足下起居清涼僕癯人也每見道貌清澈不任同病之憐上樑文及冬字詩今始淨寫筆逕蕪穢不入適用然安用詞為求其意想所寄可也

前月吾兄二幅陸續入手披閱再四如晤半標何等慰豁逋來為零碎俗務所粘縛修謝至今遲濶想應嗔之不已冬令暄暖可代重裘兄負薪之肩少得休息皇天老眼垂恤貧士獻賀獻賀堂記敢不留意但

心孔不慧筆逕難通濟以天生懶病奈何奈何白雲
山本名爲何而丈席始之耶然則取何意歟且老兄
所居爲雲隨堂耶或軒齋耶敎之如何
一陽生政是君子進新德之機不審起居如何而作
何課業恨不時從吾兄爰襲芝蘭之德庸化蕪葮之
姿前書過奬賤品聊慰微懷自顧驚㥹不知所謝世
閭寧有使親飢餓徒讀古書無補菽水之孝子乎傳
曰惰其四體不顧父母之養一不孝也眞不侫之謂
也古者以養志養體判爲二道然爲人子者徒工於
下氣愉色扶持抑搔使其父母朝夕不食頷顑面黃

猶此自慰曰我能養志安事養體云爾則豈可謂之人子乎曾子之養志亦無酒食而行之思之至此吾獨奈何生民之業不出於士農工商然至于後世士有二目焉科也宦也夫科數也宦時也農曰力工曰藝商則財也仰事俯育無不從此吾兄試以此五者較計不佞踈迂愚拙百無一能平生寧有半分之近似者乎每一念此如墮烟霧罔知所向吾兄不暇責之罪之而乃反曰不失雅望孝孰大焉此何言也竊不取焉如吾老兄早抱風樹之痛獨操氷玉之節依歸門墻得聞大道雖飢寒困悴一朝溘然亦無所恨

如不㑺者假使不失雅望獨使親飢則惟屬匪人况
鹵莽椎鈍終身無聞尢短才力素乏閭里之譽無之
不能辨一日之養者乎或恐老九言出匪情故如是
讕言恕亮恕亮菴記有事有病尚不把筆奈何

趙敬菴 衍龜

文章義理不可偏廢之訓齋心頂禮敬佩德音但大
君子加鄙人以文章之目似是謬奬恐非眞砭文章
豈易爲哉鄙人有一條不可抜懶筋汨沒於科試俗
學虛弄光景已屬罪過奚暇肆力文章自古名人碩
士自稱不朽者其所自立自待皆從積力中來如鄙

人輩麤鹿直切之性不可及也近歲以來氣血既壯
知慧稍開頗欲掃去腐儒求名之習回光反照常ニ
獨坐一室尋繹論語小學一語驗吾一行一句較吾
一念敦朴真素以此為息黥補劓法而自然為米塩
零碎兒啼女哭所波盪不住明滅不接定坐自行自
止一生不受嚴師捧喝賢友針砭而然也尤自歎大
君子之不得同閑晨夕以承高誨也且自以為元明
間穿穴訓詁銷刻性理擭劈爭競之假儒實不如漢
之三老雖不讀書談道天質醇謹儀表一鄉足鎮浮
俗假使鄙人學問長進為世名儒每欲長帶三老氣

味也為假儒則鄙人竊恥之大君子以為何如
盛撰三種書可見用心之苦而為學之正宗迷途之
指南而昏夜之啓明也後學之嘉惠何幸如之然而
道統録中聖賢圖像髭髮顴顙季代既遠恐不是眞
的且朱子六贊外它人之所作未免煩冗圖與贊刪
之亦可也　皇明時以位版代聖賢塑像亦好意也
座下以為如何心學圖源流條例並亦為不刊之典
而附錄神明舍圖天君傳神明舍記等諸作縱可見
先賢為學無所不用其極之一端而不其近於戲嬉
乎本意未必如是而以愚意觀之雖不編入未為不

可若天君靈臺丹田主人翁者單擧而言則可也至於傅會而為文字則何異科擧之文哉此非硋論先輩愚見適如是也學庸圖說蒐輯甚博辨析亦精座下所自作圖與說四三伏讀益蔹善哉之嘆至於手模以置耳

尹孺子來謹承手幅矧審誕生肖胤厥聲喤喤道學嫡傳不藉它人種種恭賀走神氣不旺書卷閒事亦歸槜散欲消揺於好山佳水之裏以助吾悄鬱之想而脚不聽心逌然而止𢇁羡座下青鞋之跡幾半國內家居著等身書交友有若龍材林丈人者不以貧

下不敢似敢不

餞累志眉中常帶亂氤之先此古之豪傑之人也書中雅誨德懋不佞雖不敢當之而亦不敢珮服耶我國自羅麗以來至于百餘年前往往交結中國人士書札頻繁情意懇款此昭代盛事也今則防禁至嚴不可以外交也六十季來金稼齋李一菴以後無多聞焉走何嘗與中國人有書牘相酬之事也此欲為而不敢為者也傳者之不審也然嘗聞錢塘有嚴誠字力闇號鐵橋先生者文章道學綽有規範立志堅固見道通透年未四十不幸而卒其同鄉有吳西林先生者喪禮遵明制經明行修至老而孝不衰著吹

與錄八十卷說文理董四十卷葢卓立之士也今天下如此者不知其幾輩東國人無挾自恃動必曰中國無人何其眼孔之如豆也俯問㽞字今之西也㽞象鳥囟象巢鳥登于巢則日之西而已夕也一字必有一義字不明則經不明書學亦係窮理之一段而世儒不之講何也

謹接前月二十三日手尺驚喜如從雲裏落鄙人呵冰為舉子文心事殊不朗朗安知不從此溺沒如油入麪無有出理且懇且愿無地自容願慈悲老師敎我救我来書百節疏通不粘不泥盡將鴨綠以外膓

肥腦滿之習快拋東洋大海中不覺着眼飛舞也世俗所見只坐無挾自持妄生大論終歸自欺ㄷ人之地只知中州之陸沉不知中州之士多有明ㄷ白ㄷ的一顆好珠藏在袋皮子只獨自喃ㄷ曰虜人虏人何其自少乃尒其爲不虜不虏人者行識見識果如中州人乎不也鄙人不敢窺執事學業之造詣而獨此慕中原一段足爲海東人豪何者稱吳西林嚴鐵橋曰先生何其眞也何其狂也獨有洪湛軒大容胸次坦直往者遊燕得見鐵橋論學定交多有筆談手札眞當世通儒而不倍朱子者西林也

不佞鹵莽寡聞之人也顧一世多浮沉科舉爭詡之
習非局滯則皆浮誕有眼不見如座下者之愽雅謹
約豈弟慈詳有用有體之學何幸皇天憐其孤蒙仰
荷座下貴臨茅屋定交討懷輸寫無蘊竒矣美矣于
今只恨途里悠遠不得晨夕過從承奉清誨以闢茅
塞也柰何天瞋晝永願以一節一笠翛然入城以續
前遊則不亦樂乎
鄙人於書法鹵𪋻或運腕畫成蝳鬚蜋股足下多貫
妙楮使之汚染天下事真無所不有也洞規二本俱
還贈名以翼異可也古有易翼異老翼異莊翼異或曰演亦可

姜斯文 世輝

初夏逢別濛濛藹藹不可以忘手輸飛墜茅屋光華不倭依㨾昔時逍僻不足道者猥荷足下度外推奬不暇自榮有時忸怩不倭平生嗜甘惠餽烏椑百枚一啖一思足下滿百則思亦百回矣又來四斷可奉以為詐由之掛顔淵之飮何其高也南蠻椒赫如丹裏兩心相照又何眞也

尹童子 宗成

四月燈夕趙夫子姜斯文叙別燈下孺子獨不來黯然離懷尤不可堪至今猶往來心中近獲芳翰字緻

而語洽安得不一讀二讀暗想丰韻毒暑如焚讀書
侍長者遊得如意否生長鄕曲得師最難縱遇之皆飯
囊酒袋學究也不足爲光華每歎孺子一尼婆娑城
中得此天下奇士趙夫子爲依歸之地可驚可喜奇
奇妙妙不以吾言爲尋常過去說話一心服膺亦遠
者之望也

朴生景愈

不倭老親初緣暑濕之勞仍成寒熱之瘧旣慚昔賢
負米之誠忽荷故人援槩之惠矧玆風聞而能周何
異神交之相感種〻多謝粒〻皆情

鄭耳玉 琇

極寥之時故人忽借異書政同淮陰磯上竿影過午洴澼嫗哀王孫而進食何幸如之然百無一長只有一雙眼透了書光八箋抽送可也

足下屢空不覺太息然天之生吾輩已注定一貧字不可逃而無所怨也說文奉借此亦貧術試以說文字樣作書乞米於富人不惟不得米且遭大罵奈何然畏熱堁坐眼中財幾斛賬盤裏無一尾魚怪哉

李 定載

久不覿磊砢之標殊覺心境之髝蕪穢萬松謖 山

齋泠靜政想道味穆然而玄也不佞病寒且懶未遂一尋爲竟夕之晤言意想秪長繞秋聲館匋櫺之際云

徐稼雲 有季

自田間歸月已三改稼雲猶棲遲小石山房翹首東雲曷日不思尺書意中至窮山讀誦書味雋永可賀可賀竊觀聰慧者未必勤劬勤劬者不盡聰慧自古名世而別開門户者莫不兼備當今之世惟稼雲其人也不佞安得不愛之重之推爲後進之領袖哉尚書問目數十條纚〻滔〻窮究明析足蔎蔀蒙叩此

質問不無感應掇拾舊聞逐目以記未知高明之見
以爲如何璉瑚詩卷亦爲評批詩雖小技非極博不
足以成家亦須努力至祝至祝嗟乎世之人擧不知
科擧外有好事故父兄師友以是勸勉其不至喪心
失身者幾希矣學古所以長知見讀書所以扶倫綱
玆豈非好事耶雖未免從國制習科業而須卓然自
立快脫今世科儒輕浮腐陳之陋習然後能保本然
之天眞不然則皆雜流也稼雲心靜而體端應不以
此言爲迂也不侫今秋得稻十碩朝飧夕饘安過寒
冬較諸春夏飢餓不羨富貴者大抵隨分經過不着

妄想吾輩安身法也但悠〻泛〻犬馬之齒漸長而
不能專意讀書操心飭躬猶未免爲鄉人是大悶也
稼雲年富力强須以不倦爲戒進〻不已則如何不
到古人之地位也天寒筆頭冰結不勝其呵燈下波
吒艱辛胡艸

尚書正義云以其上古之書故曰尚書或云商書
之商變爲尚古者或有此說歟　正義所云尚與
上同甚的確嘗記精騎録譆曰尚書之尚本當作
上音讀或曰秦時人臣避上字故作常音至今因
之不改案正義尚是伏生所加若如此說則秦人

不必諱其音商書商變為尚未之考焉書是虞夏
商周四代之文則恐未必專指商代為書統名
堯典曰放勳傳云放至也勳功也後世或云堯之
別名未知然否　正義勳功也堯放上世之功化
案放即放效之放此說勝於蔡傳馬融皇甫謐司
馬遷趙岐王逸以為堯名放勳亦有以放勳為堯
之字或以為堯之號諸說紛紜不知誰從然大戴
禮五帝德篇帝堯高辛之子也曰放勳帝舜瞽瞍
之子也曰重華禹鯀之子也曰文命毛奇齡嘗引
此說斷以為名而堯舜禹為當時通稱之號顧亭

林曰堯舜禹皆名也古未有號故帝王皆以名記
臨文不諱也放之尚書帝曰格汝舜格汝禹名其
臣也堯崩之後舜與其臣言則曰帝禹崩之後五
子之歌曰皇祖胤征曰先王不敢名其君也愚以
爲顧說最好君上呼臣下不必呼其通稱之號也
且放勳重華文命古者上古命名似不如是華美
此是拈出二字爲聖人平生德業之大綱後人皆
感於曰放勳曰重華曰文命之曰字斷爲名稱也
活看三曰字則恐非名稱也
分命羲仲宅嵎夷曰暘谷傳曰官在國都而測候

之所在嵎夷東表之地然則自國都至嵎夷不知幾萬里則羲仲躬往其所測候出日勢似未由未知如何但指日出所而云歟 禹貢錐指書名引漢書以嵎夷為朝鮮地若如此說則嵎夷郎慶尚道寧海或江原道江陵等地距堯都不過六七千里何遠之有王肅以為居京師而統之有時述職蓋有測候之官府於嵎夷有時親往測候而來耳星鳥是南方宿而春分之日黃昏之後見於天之正中歟 斗牛女虛胃室壁七星為朱雀春分之日則七星畢見於午位乃所謂中也非天之正中

也

瞽瞍果是無目之人歟　孔傳曰舜父有目不能分别好惡故時人謂之瞽配字曰瞍瞍無目之稱史記曰舜父瞽瞍盲以爲瞽瞍是名兩說不同愚以爲古人質朴不避隱疾爲名瞽瞍即二字名不必分名及字而眞爲無目之人

舜典曰納于百揆納與任字同意歟　納字别無深意乃置之之意

類于上帝望于山川類字與郊祀同類之義歟望字不必往泰山祭泰山而但築壇於潔處望而祭

之之義歟　周禮肆師類造于上帝注云郊祀者
祭昊天之常祭非常祀而祭告于天其禮依郊祀
爲之故曰類高明與郊祀同類之義甚合周禮望
祭不必親往某山某水而遥望於京都來說得之
輯五瑞旣月乃日覲四岳羣后瑞猶今之符歟旣
曰日覲四岳羣牧又曰班瑞于羣后羣后者乃諸
侯羣牧之摠稱歟但諸侯之謂歟　瑞符信也卽
公侯伯子男五等諸侯所執之圭璧說文瑞以玉
爲信也从玉耑徐鍇曰耑諦也會意羣后單指五
等諸侯

二月東巡守五月南巡守八月西巡守十有一月朔巡守四岳之相去里數幾許一年之內似難徧四方而小註問四岳惟衡山最遠先儒以為非今之衡山別自有衡山不知在甚處曰恐是嵩山之南若如此則四岳相去甚近矣又曰唐虞時以灊山為南岳五岳亦近非是一年往一處然古之天子一歲不能徧及四岳則到一方境上會諸侯亦可周禮有此禮小註問答未知如何 以舜都蒲阪為許則五岳相距不甚相遠郭璞云霍山在廬江案一說以霍山為南岳此說甚好若以衡山為

南岳則太遠不可巡守霍山在江北以此充五岳之數則一年之内足以一徧也

五玉三帛二生一死贄五玉諸侯所執符信而三帛生死卿諸侯納幣之方物歟卿大夫士郎天子國之官歟　五玉郎五瑞而三二一贄皆見天子執而爲禮之物卿大夫士皆諸侯之官屬

協時月正日同律度量衡同律度量衡可也至於協時月正日天子既須曆則豈有節候之差此時或無須曆之法歟　孔傳曰周禮太史云正歲年須告朔於邦國則節氣晦朔皆天子須之猶恐諸

侯國異或不齊同故因巡守而合和之史記稱紂
為長夜之飲忘其日辰恐諸侯或有此之類故須
合日之甲乙也時也月也日也三者皆當勘驗諸
國使齊一也案此説則古亦有須曆之政而協之
義可知矣
修五禮吉是俎豆之事凶是初終之事軍是兵戎
之事賓是賓主之事嘉是冠婚之事輿賓似是冠
禮之賓吉字似與嘉字同意如何周禮大宗伯云
以吉禮事邦国之鬼神以凶禮哀邦国之憂以賓
禮親邦国以軍禮同邦國以嘉禮親萬民之婚姻

此是五禮之正觧祭祀婚姻俱非凶禮故吉嘉之義相似也

鞭作官刑扑作教刑註曰鞭木未垂革扑夏楚之二物鞭是鞭背之刑撻楚似撻而夏字義何謂 鞭似是鞭背夏即榎之省文榎與檟同山楸也楚荊也治諸風濕痺先王以此撻人亦寓仁愛之意

司空總百揆四岳總十二牧司空猶議政四岳猶備邊十二牧猶八道觀察稷猶度支司徒猶太學士猶秋曹共工猶工曹秩宗猶春曹典樂猶掌樂納言猶銀臺虞猶掌苑司圃等職而近日各軍門

又有禁松之事此各條以吾 東官方譬喻未知
如何 来說近之
大禹謨曰九叙惟歌勸之以九歌此乃天子巡守
采侯邦之詩觀其風俗之事歟 任事之官作詩
若賛頌箴銘非如風謡專屬閭巷男女
不自満假之假與暇意同歟 假大也令大之意
有苗昏迷不恭但指君長歟君民之總謂歟 專
指苗之君長大抵民俗亦頑獷
日宣三德夙夜浚明有家日嚴祗敬六德亮采有
邦翕受敷施有三德者足以齊其家有六德者足

以治其國有三德與六德者天子可受而用之蓋

於此九德無其一者不可用之之意歟　無一德

者生於治世安得有用

天聰明自我民聰明天明畏自我民明畏人皆備

天理於衷聞他善言則必欲顯之此乃天心也見

他惡行必欲罰之此亦天心也雖萬乘有罪則天

必討之雖匹夫有善則天必福之之意歟　天因

民心之向背而與奪天子之任大旨如此

皐陶曰朕言惠可底行又曰予未有知思日贊贊

襄哉予未有知云云可也朕言惠云云近於自矜

未知如何 惠者謂其言順而皆可行非自矜也

潘秋庫 庭筠

不佞左海鯫生孤僻寡和開口相笑者只五六輩閒門潛居落〻悠〻所大願乃學古人慕中國而已湛軒洪先生奇士也遊燕而歸每說篠飲鐵橋秋庫三先生風流文物照耀江左仍示其談録及詩文墨蹟不佞欣然欲起舞悽然又泣下以其朋友之感藹然觸發自不覺其如此也昔者吾官李白石持獻不佞雜纂一篇于先生先生大加奬詡稱爲高士人非石膓安得不感信息茫〻于今十載茲因友生柳彈素

接見兩邨先生評序巾衍集忽又見先生手筆評序茫然失魄如從天降無中生有絶處逢生舖張震耀令人顛倒此振古之奇事天下之壯觀矧又評品精確眼先如月四人合席感淚橫集前日湛老因三河縣孫蓉洲致書先生非至一再終不傳致頗自失望不意于今得讀先生巾衍評序喜故人之不忘恨歸使之無音此豈先生邁邁而然也亦是公事忽忽之故也不知先生以為如何鐵橋先生遺書幾部而開雕行世否其尊兄九峰先生亦云無戀耶湛老再思鐵橋惻然傷懷欲知其忌日願先生示之也起潛先

生嶔寄歷落近作何狀見在何處耶吳西林先生尚
今康健否亦示其名字可也不佞今者致書先生或
似唐突而論其交則十年語其契則知音故忘其僭
妄輸瀉心曲敢以四首七絕獻以爲贄願先生庶不
鄙夷賜和可也先生學絶今古富有日新未知等身
之書爲何名耶不佞寡聞妄有所著有士小節八卷
已脫藳亦有青莊館書種禮記涉仲尼弟子名字觧
等書若干卷竊欲取正於大君子而遠莫之致可恨
先生之筆法妙天下願手寫青莊館三字以賜又製
青莊館記及青莊館集序以賜則當爲子〻孫〻永

世之寶亦幸於同僚同社中名流大雅請作序記可以不朽嘗聞袁子才先生文苑主盟先生紹介之則或有序記可得之端耶先生其圖之金養虛日益窮而壯氣不挫湛老今仕為儀賓府都事此駙馬之僚屬也先生有小照若贈之謹當燒香展拜以叙區區之懷也臨紙悵然無以為懷

錢香樹先生大夫人陳氏畫法可倣元明以來何人耶與趙文淑孰優

海內書林畫苑第一名品篆隸楷草為誰山水人物為誰花草翎毛為誰徐吉臣施玨之畫果居何

品當今學者大醇無疵如李榕材陸稼書兩先生

者為幾人耶陸王之說其果小息耶湯潛菴先生

之學無乃小進於陸王耶

先生充編輯四庫全書之官云四庫之名如唐所

定經史子集甲乙丙丁之次序耶大抵編次如叢

書稗海收其全書耶幾部而幾卷耶既包羅天下

之書則海外之書如朝鮮安南日本琉球之書亦

為收入耶若然則畧示其目録如何

朝鮮之書開刷於中國者如高麗史東醫宝鑑等

書以外復有幾種耶

我國崔瀣楊浦集見於佩文齋書畫譜引用未知
至今行世而先生亦嘗見之耶
宋徐兢高麗圖經有刊行否先生亦見之否朝鮮
則無之耳
初夏修書以後翹首西雲日夕馳想荏苒秋冬尤難
爲懷故人情緘來後天外長跽披閱手爲之顫雒誦
三四宛對半標翰審邇來起居珍衛洽慰懸望之苦
心良可悅也惟我二人一生於三吳佳麗之地一生
於三韓僻陋之鄉山阻海隔不啻天壤只是天付摯
情鬼助異事元無半面之雅仍成同心之契往古來

今窮天極地創見無雙寔非尋常識荊之願終古芙
之得布之諸於吾榮矣若夫敦情厚誼自有其人豈
人人所可道哉故佳朋之於良友聖人序之倫常君
子視為兄弟在昔賢哲動稱知心亦曰知音嗟乎惟
此一知字何等字也如曰不勝長者之推奬獻此尼
時之諛言則鬼神鑒臨匪人匪人但願從今以往塵
塵刹刹置之心曲不着緜毫之虛僞永為百年之石
交如何如何三二年間若得好風踔一騎而渉鴨波
把臂於燕市寒風之夊論心於金臺落照之天則畢
生之願從此遂矣奈何奈何湛軒先生初秋除泰仁

縣監距京八九百里新羅崔孤雲所治之縣也養虛
今春中風步履蹣跚酒為之祟竒人厄窮自古而然
前書為請先生小照偶爾忘之耶頗為缺望今便小
照及詩文盛藁亟為惠贈頂禮小照當作賈島之佛
珍藏高文庸倣鷄林之購不佞近號端坐軒取宋史
隱逸傳杜五郎事韋為我書小扁仍又作記并與所
諸青莊舘集序以付今便近日不佞作詩書上雨村
先生惟先生手寫小冊評批以賜則得珍珠之船贈
青玉之案不足喻其鄭重也家大人十年前遊此界
豆滿江古肅慎氏之地從耕夫得砮矢此不咸山之

石而孔子之所識東坡之所珍也今者奉獻一鏃以資異見願作一詩表章之亦載於雜纂詩話至祝至祝物雖不腆其為古器則何異於赤刀大弓且矢者誓也聊寓永矢不忘定交之義先生領受焉餘臨楮悒悒不宣下照拜狀

前因湛軒聞先生賢閤湘夫人有舊月樓集閨庭之內載唱載和真稀世之樂事詩品與桐城方夫人會稽徐昭華何如也似有刊本願賜一通留為永寶

湛軒嘗傳令胤名時敏今年紀幾何而文學似應

不愧鳳毛幸示其所作數篇也大抵先生子女爲幾人耶
朱子家禮序有童行二字此爲何語其緣起詳敎如何家禮又有油單二字此是何物亦併考證
永明王的在何年滅之而檎至于京師耶所討帥臣爲何人耶不欲詳知頗聞其畧則不必忌諱也
中國所謂箕仙騙子兩件雖曰荒唐淺陋亦有不可曉者箕仙走筆作詩捷如風雨詞意俱到騙子冬月開花摺紙成禽眩人耳目此果何術耶頗聞
肯綮

張中丞訂集凡幾種而爲幾册歟

汪堯峯詩文𢑱多見放於昭代之意未知坐於何

事耶

邵子湘一生處窮亦似有累而見廢者然願聞其

詳焉

中國書札之末或有書左冲二字者此果何義亦

謹空之義耶

毛西河自信己說别出意見一掃章句凌蔑先儒

不佞初見其集不勝憂歎先生意下以爲如何而

大抵心服其說者有之否其詩文詢爲大家可傳

可讀中原公議蓋云如何深斥明末布衣之殉節者此一條駟不及舌足爲流敝堪惜堪惜

唐有代宗卽避太宗諱以代〻世本卽世宗也明景皇帝廟號代宗肅皇帝廟號世宗代世二謚故是重複此果何義

我東栗谷先生李文成公珥資品顏曾義理程朱竊想先生已於湛軒熟聞之此是東方聖人而其學不表章於中國誠爲缺典令人慨歎嘗湛軒年前仰覗先生栗谷所著聖學輯要先生何不開彫廣布以先儒學耶

山海關扁額為明蕭顯所書云此是何許人耶

先生亞法妙天下無論竹石山水揮灑數幅納於

札間以惠愼勿忘愼勿忘

先生職銜帶方畧館此蓋何名耶

朱炎分袂悠届玄冬年光鼎﹅人安得不老矧伊地

角天涯懷思惘﹅者乎未諳近日道體珍重遥瞻西

雲搔首裵回不倭昔承雅誨心如有得今又離羣亷

吝滋萠復賜德音以豁茅塞則嘉惠良多敢不銘心

賤降之日為設綺饌不腆之什又弁鴻篇顧玆遐蹤

何以得此感佩鳴謝不知為喩前留素帖其果灑翰

爲畫爲詩塡滿累幅以寄此便耶懷時披玩可代清儀其在鄙人亦非小事懸企懸企拙詩四韻奉獻侍人安用文詞領畧其向違之誠可也香山箋廿幅聊修土儀笑領如何董山得足下之書額奉以爲天球使我致謝嗟乎大交無言言止于此胡草不宣下照

拜狀

李雨邨調元

去年冬友人柳彈素齋韓客巾衍集入燕京也不佞董日屈指待其歸來不知遇何狀名士以評以序心焉懸懸無以爲喻彈素之歸自詫遇天下名士仍出

巾衍集使不佞輩讀之果然朱墨煌煌大加嘉奬序文評語爾雅鄭重真海內之奇緣而終古之勝事也顧此下土小生何以得此於大君子相顧錯愕如出天外心不自定不佞輩四人好古讀書時有著述而不入時眼性嗜韜晦名不出里閭晨夕過從聊以相晤而已柳泠菴傾然玉貌溫雅成性澹然無累刱心墳素落筆可傳長於詩學朴楚亭短小勁稜大有慷慨才情蓬勃草隸驚座志慕中原奇氣橫絕李素玩簡澹自牧持心孤絕貫穿經史辨覈同異明於六書文辭敏妙此皆不佞之畏友而愛之敬之自章其生

并一世者也如不倭樗櫟賤品瓦礫下才只是秉性
迂直愛人信古只自恨口不飲江河漢洛之水足不
蹈吳蜀齊魯之地枯死海邦有誰知之每誦亭林先
生九州歷其七五岳登其四未嘗不泫然流涕也今
旣爲先生及潘秋庫先生所知畢生之恨庶可少展
凡取友之道先看其品後看其材今讀粵東皇華集
淵博韶穎迺其餘事竊自庶幾想像先生之萬一也
且從彈素詳問起居威儀待人接物忠信仁厚洋溢
可觀彈素信寀人也豈欺我哉及觀先生小照棐几燒
香攀目諦梘顏如滿月吉祥善良定爲神交決知無

疑不佞蟫橋之号先生既以澹墨圈之此許之也韋
手寫蟫橋堂三字賜之又製青莊館集序蟫橋堂記
以賜則當為茅屋光華永世至寶先生不鄙遠人而
圖之也彈素不佞盛友也先生彈素之所尊慕唐突
修書或有可恕之道耶謹以七絶四篇仰獻亦賜和
如何先生所親當世才子韋托撰不佞序記以賜則
亦足以不朽伏願憐而諒之也便人甚忙忙止筆
懷緒依依
聞天一閣藏書已屬大内去其後孫微弱不能保
耶緣何私家之藏歸於天府耶

讀禮通考序例有凶禮以外又將續成四禮通考
云今果閒離否
別裁集天下才子旣盡情載李漁笠翁翩〻才子
而獨漏之何也當時沈歸愚亦有微意而刪之耶
顧亭林先生海內高士今人起慕可與倫比者亦
幾人耶杜茶材先生與亭林無差等耶顧畧示其
事蹟也
聞穆堂集自朝廷欲毀版中止云有營救者而然
歟大抵侵攻朱子伊川亦太無禮可謂異端至今
或有傳其學者耶

先生氏望亦出於隴西耶歷代以來奕世名祖見
於史傳者誰耶
近世中國人多用齋菴亭堂等作字此風昉於何
代恐似不雅先生字杭壖亦何義耶
先生所著五代詩討為唐宋金元明五代耶討字
之義亦何居蜀國詩亦收入否前輩著述於外國
則無多搜騐顧先生十分精詳於朝鮮則尤為加
意也
初夏修書遞届首冬天末懷人鬢髮堪素茲者桂同
之歸先生清翰翩翩飛墜盥手莊誦字字醒眼言言

沁脾喜極欲狂感深而涕如此交道開闢所稀以文
而不以幣以心而不以面尺書去來片言相契披丹
見素萬里匪遙此係不佞至誠之攸感亦見先生眞
心之相向□□□□□□□□□□□□□□□□
□□□□□□□□□□□□□□□□□□□□
□不佞海外腐儒天下陳人數理之精不如彈素辯
覈之博不如薑山溫潤之姿不如惠風起邁之氣不
如楚亭不意如今蒙被寵光擧一逸字蔽我生平匪
直曰一時之嘉奬亦足爲千載之公議不佞文弱淸
羸見不踰人然秉心頗潔修躬欲直庶幾自附於古

之清士而無人闡發亦不自惚先生料我於千里之外置我於先民之列品藻如鑑一何神也不暇撝謙心甚自負何者君子之交許而相信長者之許篤而匪僞也從今以往奉爲知己惟我先生愼勿辭避寄和之作情溢言外閱目之答是發薾蒙扁額亦其心畫堂記寓其規諷人生爲學可貴雅正先生論李笠翁之輕尖曰文人之行顧不重耶惟此一言可以見先生之心事亦足爲當世之表準彌益愛敬以代座銘彼徒以文詞而已何足道也及讀許忠愍公祠詩序褒揚忠節如見其人感慨之極不覺涕泗之橫集

孰謂文字不足動人耶嗟乎如從先生入著書之室得襯耿光周旋左右校讐五岳之叢書編摩五代之詩討聞見日新恢拓胷次則平生之至願畢矣天下之壯觀極矣雖出情眞還屬空言命也柰何不俟近得一號曰端坐軒竊慕宋之隱逸杜五郎之潔已先生旣許我以逸作一記以闡之如何鐵冶亭先生書法妙天下今者欲移書請得墨蹟以作世寶匪惟唐突不敢堪恨倥偬難辦韋以此意傳致冶亭先生得青莊館扁額先生作端坐軒記亦請冶筆以為刻本至祝千萬近日所作詩錄上亦經手書一册從而評品

以為懷來一閱如何如何不佞家大人嘗遊北界長白山東故肅慎氏之地從耕者得石砮物雖不腆足備古器先生好古而多識想應辨訂也大食之刀長平之戈詩人墨客摩挲寄咏願先生亦為長歌載於編纂之書無付不佞之名傳之不朽也贈之以石喻以石交先生以為如何餘便人甚忙漏萬掛一不宣

伏惟下照拜狀

金聖嘆為何許人物耶似是才勝德薄者畢竟坐於何罪而見誅耶其子雍亦坐死否

東國韻學魯莽行世者為三韻通考一冊通韻之

法迴與中國有異再被先生輩指摘以亦且感且愧未知中國遵行者為佩文韻書耶笠翁韻書亦云近正耶詳亦則謹當一變而至魯耳先生著書或編不佞輩詩須於此等通韻處詩句若好則不必坐此刪棄須當細注東俗之如此未知如何

食之用匕見於經傳牛之穿鼻蒙莊攸稱今聞中國之飯使箸無匕牛不穿鼻頗聞此俗昉於何時東國則用匕穿鼻也

徐文長詩有土豆注絶似吳中落花生未知土豆為何物留青二集云落花生并黃瓜食能殺人信

然否
冶亭先生稱白山鐵某白山是何地
朱蒙即高句驪始祖高氏之名也今先生詩曰髙
語朱蒙疇櫺老先生應以朱蒙爲國號此甚踈謬
攷以朝鮮未知如何大抵中國之書於海外之事
每患紕繆列朝詩集明詩綜東國小傳考證非不
該洽而亦多顚錯勢所固然先生之學地負海涵
著書汗牛搜討極博若及東國故蹟須當移書質
問於不佞則可以一正從前之謬𥘵其於東方榮
亦大矣先生其圖之

五嶽叢書天下壯觀而有眼難見嗟哉嗟哉願詳
示其凡例及書目至祝盖如張山來所輯凡例否
若不鄙域外而不佞輩所著諸種亦可許入則後
當繕寫以上耳須向潘秋庫先生索所藏東國槩
谷李先生珥聖學輯要一書并入於叢書中如何
不佞所著雜纂一冊亦索於秋庫編之未知如何
高麗詩人可分屬於五代者亦甚不多而雖有之
便忙不暇搜證姑俟後日
前年修尺牘付桂同兼奉碧夭一鏃以證石交永矢
不忘若待桂同頭須堪素及聞先生已離皇都悵悵

如矢顧影自悲今春撥著戎裝一洗儒酸隨謝恩使
先訪墨莊烏塘握手殷勤如見先生又相逢秋庫並
塘鶴巷匏尊諸先輩茲皆先生執友晴囱談藝有若
舊交津津言及莫非廣東况又與楚亭同來真天下
之勝事也嗚呼花無一百紅月無三十圓烔菴楚亭
同入中原庶幾遇先生而竟不可見奈何奈何造物
厮壞世事缺陷從古而然夫何怨哉彈素泠菴薑山
俱得平安来時付書以致先生令托墨莊想當自去
鄙人携来自著清脾錄皆古今詩話頗多異聞但其
随腕漫筆編次乖當已經秋庫删訂並塘弁卷因囑

墨莊遥寄先生先生亦為之序之因便東寄有足不朽前年臘月先生初度與諸友瀝酒寄懷不任悱惻嗟乎天涯知己古來幾人萬里不見一生相思銷魂斷腸仰天莊〻今來使臣書狀官沈公念祖字王臣號蕉齋文章學業東之名臣與先生同年月生只差一日可謂異事不惟欽仰先生流風遺韻恨不相逢以叙同庚之誼倘聞此事想復欸〻鄙人行期定於今月十六日暫此修庚六月十日有懷先生之作一篇謄寄爾一又贈

李墨莊 鼎元

東絡山房之別無論去留銷䰟傷心朱顔堪彫天寒
歲暮緬惟斯辰起居增衛不佞下土鯫生乃敢接武
東吳之名士拍肩西蜀之勝流談藝於苙塘之室訂
交於鴛港之堂吹噓羽毛洗濯塵垢莫非我墨莊爲
之先容爲之紹介其爲感幸可勝言哉每與楚亭談
此事未嘗不詑足下爲人之磊落奇偉天下之士也
雨村苙塘兩先生信息其果續續承聞沈龍尊無恙
否歸時不得相別至今茹恨幸致此意如何如何五
言律一首奉寄左右聊表深情伴以香山小箋廿番
匪物爲貴俯念其孤懷至可至可薑山泠齋旣得牡

丹亭記留爲一段風流使之傳致謝意耳臨池神溯
不宣
李鳧塘驥元
天生吾輩一在天西一在天東忽使之合并一席握
手踟盃此千載之一時萬里而只尺也夫何公張不
可復見可奈之何始知初不相見反愈於相見而又
相別也一自睽離徂秋届冬淸履珍重學業日晉無
念足下頎然其長朗目秀眉披露天真不修邊幅工
笑善謔多識蟲鳥可資詩學真西州之竒士鄙人之
畏友也家弟歷賞既得足下所書問齋二字感服讚

數日夜敬對聊托神交誠天下所未有之奇事足下以爲如何鄙人思之之極爰撰一詩情見于詞爲之賜和深企香山白牋廿幅寄上此家弟手所裁也領納爲妙只祝讀書自愛庸副遠懷不宣

唐鴛港樂宇

不佞之一生未可忘者吳蜀名士魚魚雅雅餞我二人飛觴陸續頻飽丹砂軒渠絶倒雅謔淋漓不知日之將暮何其樂也如今索居田頭指點渾如夢中仰天長吁忽自無以爲心歲將暮矣不審足下動止淸吉阿張兄弟俱得無恙種種馳念不能自已荼呂橋

馬青田亦皆平安否幸爲之致意別後積月足下之著輯應充棟宇無由從傍而讀之只自茹恨或可寄示一種以替對晤耶薑山泠齊獲見足下所贈牡丹亭記深感足下之好奇遠謝千萬不佞近得一詩仰寄門下可知其托情之深摯也其幸賜和爲香山素箋廿張伴去俯納如何不宣

洪舜徒秉善諸人

日ミ馬上紅旭炙背殘夢兀然宛歸青莊館中見吾諸兄聿儀笑語緒緒歸觸于石稜泠然而覺悵然如失不知幾遣甚矣難過者情也屛與在先聯轡并吟

日有勝事何可盡言明日渡鴨水則居然爲幽薊之客不亦快乎願諸君子講論日勉以爲他日相逢對面之地千萬珍重亦有奉托者諸兄時時過訪不侫弱弟稚子有疾病則救之有過失則規之豈不爲吉祥善事也哉不待吾言想當如此然萬里之人不得不掛戀于心曲

柳連玉璉

前所商議通叶兩項何不回敎耶頭白有日汗靑無期無或近之通叶之分甚難韻會小補分立古讀卽通韻古叶而細究之則不能截然有別大抵所謂通韻

卽東冬歌麻等聲相近如丁从丁从乚之類乚者古來相通而小補魚韻卽通轉字偶舉此一條其他不可勝記不惟小補如此諸韻書若字彙字典正字通日月燈古今韻畧等莫不如此則聲之不相近也如此所謂叶韻卽聲之大不相近而古者可叶然虞韻卽叶留字偶舉小補一條也不可勝記則太相近也如此小補旣是古人成書則不得已从此叶音編之可也如不从小補必以韻畧或字典日月燈編之可也蓋叶韻之說顧亭林大不以爲鐵論不惟亭林陳季立亦打破叶韻今攷亭林唐韻正則無論曰通曰叶直曰古音而已其苦心血誠直逕覗三代之古音而駁正沈隱侯之四聲吳才老之叶韻故唐韻正一、書似叶非

叶似通非通一曰古音二曰古音今編叶音以小補爲主又引唐韻正補之則大是乖剌終年求之而不可合此必不得之事也故必如弟前言或從小補之叶爲金科玉條（如不從小補則斷以韻畧爲正今夏入燕視芷塘之說如此）而又檢唐韻正補小補韻之注之不逮者其華音則一從四聲通解之訓民正音（即諺文也）逐字照檢則雖不盡善毋寧逾於偏邦之人任意臆定中華之正音也况若以吾言爲可用則敢不蔽凡起例耶此豈小事可以行一國亦可以有辭於天下萬世十分詳審可也誤了俗儒非徒不忍若有具眼者明目張膽而罪之駁之豈

不可畏今弟此論雖不盡善亦足寡過兄其慎之十
分商量更定凡例如合弟心則可以從命而若使小
補及唐韻正唐韻正只曰古音不分通與叶故也若以韻正補小補則不徒不成亦是經年閣歲相混則弟不敢從教奈何奈何無論小補韻畧字
典從其一可也兄其早決使弟起手可也若以華音
即用諺音定叶音則非不佞弟則不可也兄其或面定或
一一詳答此書期於早定如何如何此書與徐上舍
同為商確至妙

白永叔 東脩

春序向蘭不知通來淹留城裡否弟重山複水千里

思親今與吾永叔同其懷而足下遨遊親戚間有時不覺爲客之苦而筓方日對獷悍之俗所爲事惟督債決訟假怒匪誠詐脈無情朿稍歸宿上下俱失丞哉丞哉丞亦不可爲也或得斯須之暇聽篁竹風沾梨花雨顧影自娛夫孰知此

徐而中理修

烟盃一鄗良烟一斤奉餽此雖零碎滋味甚多吾輩所爲政如小兒以橡實蛤殼爲器皿聚沙爲米碎磁爲錢餽遺市易至樂存焉兄以爲如何

日長如年與兄輩相思汗漫支離不可中止不如秋

冬之日短而思亦短也吾四人比肩聯武三年猶一日居然離羣安得不翹首天末黯然悱惻裝中披見御賜曆日每獨自指點曰某日奉審某日考工某日會其位次井井宛然在目䰟六時而九馳夢一夜而十遶第不閑水土口味胃氣日益賊敗若經霖暑恐致萎茶驛俗之蠢頑不必索言而阿弟歸覲凡須詳問此間消息則其應悶然不樂矣

沈稺教象奎

自我一別草樹濃綠百鳥變鳴離懷與時序俱深渺然天南華札飛墜副以瓊章諷讀頻頻不忍釋手如摻手

儀實獲我心通來著得何文讀得何書竊想富有日新頓長一格不佞之期望足下固自不淺故毋之相勉足下沖年亦善聽受何樂如之必須先經後史泛覽他書分別內外主客則根基鞏固不外馳矣不佞不善飮啖瘦骨益高自憐而已不遊智異山伽葉蘭有無不可知也

柳明元 燒

陽伯虎無乃唐伯虎之譌耶明人唐寅字伯虎載明史文苑傳陳仲醇名繼儒自號眉公載明史隱逸傳耳

昨見抵兒書聞有滯膈之証祟於太飭書而然耶懸慮不能弛此中一味鹿〻何足奉聞有岳寺之會須努力做業秋科不遠政是菱憤畜銳處也龍集二字猶歲在也自角至箕爲蒼龍七宿春初之星故特以龍稱歲耳

李汝剛 應愚

前日惠甫席上相逢何異雲中見月天寒歲暮懷人轉深仄聞令胤昏期在邇而未由肩隨於獻賀之堂不勝翹想憶昔兄以妙年讀書于塔山之菁齋兮之稚子方五六齡今則樺子爲丈夫而有女有子兄將

逐佳婦〻之翁郎係之少友稼雲也老夫之鬢髮飄騷齒牙搖落儻來之事尚何言哉

宗姪判書公 敬懋 代家大人作

日月迅邁廉谷大祥今曉奄過悲愴之懷尤加人數等者以其終無一箇孤兒堪托宗祠也廉谷甥姪諸金君為叅祥事來會慨歎立後之尚今延拖因以為前日歷拜驪衙詳問此事則令公有曰徒緣某叔必必泄〻拖過三年云兩家有若互相推諉者然此何故也立後豈是甑愒之事乎聞來且悲且愧誰咎誰尤然而彼固外人不能深察人家之事情斷以推諉

據理正責曷足恠焉而令公以為云〻者不無憾焉
噫單子之族寒薄之門年卲位隆敦厚和睦蔭庇我
宗黨憑恃以為蓍龜者惟令公是已況為曾考之嗣
孫而同堂之至親乎自遭廉谷喪變以後送終諸具
既藉令公之辦助則繼絶大事尤不可不克遵令公
之指教故送子遣孫悲訴者屢矣而無言門族既孤
不可揀選之容易事理頗重不宜决定之忙遽也且
夫初喪之日既不得按禮而立孤則當趁終朞之後
亦可以從俗而求嗣荏苒時日挨至于今事之顚末
不過如此〻令公之所知也某之所知也抑亦宗族

之所共知也其間父子祖孫語到此事相對涕泣薰心摧腸仰惟令公處或默想而亦豈人人所可知也槩非令公居門長之尊而恝然為之稽緩也亦非某以堂內之親而頑然欲其遲延也凡係宗家事無大小不敢擅為況繼絶存亡至慎至重尤豈敢一毫放肆任自專輒也哉非不欲屈首低着乞哀於有子之家而不徒人微言輕聽若泛泛或恐反以為不待門長之指擅行至難之事目之以僭越勢所必至自顧身世情亦慽矣某雖云老悖粗識此義故前既仰議于令公今又申懇于令公者事理當然夫孰曰不可嗚

呼若計廩谷現在產業薄田歲收七八石殘書數篋

帙落而卷亾鼎鐺盤盂太半破缺古屋七間朝暮且

傾窓扇釃版爲盜負去洞口老檜園中古松皆是百

年來先父兄之所攀撫而遊憩者今盡爲人剪伐蕭

然若經兵燹門衰家亾者終古何限而傷心慘目未

聞若是之甚從今以往縱曰立嗣屋不足以容妻兒

穀不足以經春夏八位忌辰一年俗節酒飯羹脯于

何具辦每一念此謊非細事不料某在世目見宗家

之顚覆亦無所以援救蒼天蒼天此何人斯年迫晻

嗌稍可慰心者祖考妣考妣以下八位祠版咸萃一

長似將

祠宛若平昔團圞怡愉朝夕瞻依若逢祭祀一飯一菜稱家有無手自爇香扶疾將事旋又竊自悲其一時展誠亦非永久事甫伏願令公亟擇宗人中勤謹完固誠寔和厚者俾保零星遺業冈或失墜有子有孫使先人香火世世不絕焉則不惟仁人之用心固當若是抑亦某之銘感當如何哉每飯祈祝令公壽考康寧萬萬子孫曷其有涯萬有一苟非其人又不得保其遺業則是使長墜之緒竟至覆亡寧不可畏伏惟審愼某雖不敢擔當重事人之賢否則亦當從而權衡之也腦中積抱病不能把筆使兒輩畧搆以

達猶涉荒𡍷慚惶慚惶

成龍汝 海應

獲承手畢如對深墨之容且欣且愴鄙家得病者近才團聚回頭指點卽一刼運積雨爲災北牆一字齊覆渾然無彼疆此界交契有通家之誼無乃近之稍俟晴乾會于牆根以敘積懷未知如何編韻近始竣工校讐方張日不暇給

洪太和 元燮

不佞近間爲周顒沈約之學汗青無期堪令人頭白而青𡌴有脤風味爲之蕭索閏四月正是人生難遇

之會然其於無酒何應製二篇尚留內閣索来可奉
借柳詩亦不在此耳向者桃花時節只與洽齊韓歆
三二番而貞蕤巧湊不一會

青莊館全書卷之十九

己巳冬典牲署書員朴孝彬書

青莊館全書卷之二十

雅亭遺稿目錄十二

應旨各體

奎章閣八景七言律詩八首

登瀛洲七言排律二十韻

燕射禮歌

永陵邑駕以傳語差使員賡韻七言絶句

百年三萬六千日一日傾三百盃七言排律二十韻

城市全圖七言古詩百韻

金剛一萬二千峯七言排律五十韻

飮中八仙圖序 銀愛傳

金申夫婦傳 六書策

壯勇營春帖五言七言散句

龍珠寺柱聯

青莊館全書卷之二十

完山 李德懋 懋官 著
男 光葵 奉杲 編輯

雅亭遺稿十二 德水 李畹秀 蕙隣 校訂

應
旨各體

奎章閣八景七言律詩八首

己亥孟秋 臣德懋 臣得恭 臣齊家 臣理修待罪檢書官一日上命製奎章閣八景詩臣德懋等震越感激謹百拜製進 上台閣臣硃批以 臣德懋詩置第一因 命臣等進

前　天語丁寧錫賚有差於戲盛哉鏤蟻微
臣何以得此隆天厚地沒齒圖報臣德懋恭
紀
奉謨雲漢
森羅寶帙誕垂昆　盛德千秋不可諼　聖祖神
孫心法授天經地緯典刑存休光無護貽固守元氣
長留灝噩言雲際敞朕高閣出　皇家舊事　大朝
揆

書香荷月

田田荷葉月蒼茫書閣微風五夜涼素影流空通

御氣朱華冒水散天香金貂班襯璁瓏艷白鬬尊翻

瀲灔光不是　宸心懷藂樂灵臺霻沼慕周王

奎章試士

奎躔新閣欝嵯峨郎省文章濟濟多吉士来歸思棫

樸英材㧾作咏菁莪漢庭親發賢良策唐殿時開博

學科誰是鸑鳳㻞彩備熈朝近日禮為羅

拂雲觀德

分曹秩秩降登時画鼓聲傳颭錦旗蒼檜雲晴遥辨

鵠金莎塵宿正翻麋明之已審虞臣矧争也須思魯

聖儀昭代修文非貫革心平體直把弓宜

皆有梅雪

楼臺極望皓無垠梅是瑗瑶雪是銀閭閻光揺元不夜罘罳香護已先春黄扉早得調羮手白屋方推挾纊仁佇待花時新雨露恩覃物物與人人

秉薫楓菊

風物蕭辰霽景澄禁園楓菊映觚稜乾坤霜露繁華最草樹池臺點染能豹尾中間錢箇箇鰲頭上下錦層層詞臣不撰悲秋賦法酒宣来氣色增

喜雨韶光

岧嶢鳳闕靄雲籠人在唐天舜日中藹蔚羣生霑化

澤昭蘇萬種扇仁風星回蒼陸祥光遍春列青丘淑

氣融花暖 宮城膏雨洽萬年枝上最先紅

觀豐秋事

觀豐閣下水田寬 王業先知稼穡難禹貢篇留香

案讀豳風圖入 御屏看初收白雨鋤謠歌遍滿黃

雲鋪饗乹惻怛 宸情民事軫每當玉食未甘餐

登瀛洲七言排律二十韻 奎章閣八景詩製進日復 命製進又啓

首

丹梯平步上瓊樓高出秋烟九點州縹緲神翁劉向

閣逍遥仙侶李膺舟元知別境人間在却訝灵踪海

上遊中國以東環海滋三山之一屹瀛洲珠宫銀闕云誰到漢士秦童昔未求掛帆遲回空萬里褰裳延佇杳千秋黄河消息關休運蒼壁精神降勝流仙李發文鳴大雅羣英接武煖皇猷青雲噓送名初藉白日飛昇境最幽擲地新聲虞薛輩揆天逸氣陸顔儔爭傳視草金鑾直共羨揮毫盡省留試看詞臣趨豹尾還同仙子上鰲頭贓時儒化於斯盡前代官名有比不太液瑗波同碧海上林珠樹即丹丘青霄漢漢齊騎鶴紫氣紛紛盡駕牛化羽東瀛朝玉案拍肩西掖侍珠旒三千仙路聯高步十八清衘拭衆眸上界樓

臺元不遠下風冠珮定應羞人村一代傾山斗聖曆
千年祝海籌盛事仍令留繪素閭君王陛彩毫抽

蒸射禮歌 己亥九月上行蒸射禮于春塘臺之拂雲亭宣飯仍命命諸撿書製

進

聖主臨御三載秋日吉辰良賦禮修　奎章高閣出
璇霄上有紅雲一朶浮青葱玉樹紫垣邃世人那能
遊此地詞臣拜獻曬書儀寶閣恭瞻龍圖秘開函奉
牒如有覿　玉色愀然久怵惕中天瑞旭耀千帙羽
陵不勞蠧魚剔拂雲亭上　清蹕移大射工奏貍首
詩四耦周旋抗大帿虎熊雉猿幡幡垂不中有飮中

有旣君子之爭以禮讓黃封內酒旨且芳今夕何辰
樂一堂法部笙簫殷轇轕禁苑白鳥紛回翔
永陵庵 駕以傳語差使員賡韻七言絶句
句陳豹尾野塵晴 仙寢明朝展禮成百里神京傳
語捷虹橋雲幕報聲聲
百年三萬六千日一日須傾三百盃七言排律
二十韻 庚戌三月以排律及置酒洛陽南宮賦
欽中八仙圖序 命諸檢書製進序則
公居
首
八萬四千毛孔開幕天席地卧㕠㕠但看綠酒南山
倒不顧黃金北斗堆觴政申明隨日驗觥籌漸次以

秊該百秊爲計無如酒萬古留名不盡盃六逸風流
誰是主八仙身世我爲魁樽前白日粘難駐盃外黃
河瀉不回提榼峴山春悵望揮觴漢水晩沿洄龜頭
落日看銷沕鴨綠烟波羨醱醅酒國生涯真樂只醉
鄉日月亦悠哉糟臺政欲春秋記麴部行將月令裁
十二時辰揮玉斝一千箇月對金罍吾今老矣蕭騷
鬢時復中之溼赭顋春日斟從揄取火冬天館到管
飛灰酒鱗渾與天星攪觴羽頻隨歲律催瓊液青蓮
供太乙醍醐金粟餉如來梁園白雪詩腸鼓蜀道青
天醉眼擡去歲今年歡伯對明晨斯夕聖賢陪襟期

跌宕呼從事風味尋常伴秀才千日解酲差可意一句留飮秖堪哀百萬千刼陶家土永作瓶甖甕瓿材

城市全圖七言古詩百韻壬子四月命禁直諸臣製進兵曹佐郎申光河檢書官朴齊家檢校直閣李晚秀右副承旨尹弼秉及公兼檢書官柳得恭同副承旨金孝建前奉教洪樂游行左承旨李集斗檢校直閣徐榮輔前奉教李重蓮左副承旨李百亨兵曹佐郎鄭觀輝右承旨申耆注書徐有聞兵曹正郎鄭東幹前檢書官李薰模被選優等六人之券各有御評公之券書雅字命六人再試金剛一萬二千峯五十韻排律

金尺山河一萬里漢京翼翼黃圖裏黃圖一案大都會歷歷鋪叙掌紋視詞臣解撰題畫詩盛事何幸承恩旨董越作賦差强意徐兢爲圖豈專美朝鮮萬世

不扳基文物繁華盡在此鬼秘神慳若有待請徙鴻
荒說源委爲干遠上貢記嶽龜食粤自温祚始燕天
析木應乾文漢界樂浪稽地理聞道肅王設南京舊
事堪徵高麗史龍樓鳳闕五德丘翠華時廵不遑徙
終古神區自有主奕葉蟠根我仙李青茅帝許鰈域封
奠厥鴻基錫金甌華山三朶作北鎭漢水一帶爲南
紀山川向背定土圭道里遠近同車軌周官六翼翔
業初建國經邦聖人以形勢周家東都如佳麗漢代
西京擬經營位置面岳南王者之居壯如彼人物樓
臺三壯觀球陽使者驚弔詭左廟右社遵古制高杗

老柏森相倚太社常時潔壇壝清廟多年鞏基址高
明爽壇城東隅處祀儒宮孔夫子濟濟青衿肄絃誦
秩秩緇帷列簠簋六曹百司領大小八門四郊通遐
邇八萬餘家統五部四十九坊控三市週遭石城似
金甌此是王京大畧耳許多浩華五百年未必於斯
觀止矣重熙累洽聖繼神御作新新殊未已復向圖
中論仔細萬品紛然歸點指昔見清明上河圖拭眼
渾疑臨汴水千門萬戶漢宮畫豔羨曾聞夾漈氏生
於長於漢城中目擊犖然寧不喜一覽一披進一觴
天晴日永聊復爾九千九百七十步粉堞如帶明千

雉星羅棊置筆如許虎踞龍蟠秀無比此山無如白
岳好右挹仁王伯仲似英靈所鍾石氣青其下往往
生奇士南山無如紫閣秀翠眉浮天天尺咫云是奔
馬脫鞍形平安火擧通南鄙東山無如駱峯妙玄聖
門墻枕其趾浮嵐曖翠卓筆高學士遺居齋名企西
山無如歧峯險曲城圓嶠相角掎峰西一路走箕城
戰跡蒼茫餘古壘舊宮烟柳春似畫太平如今說壬
癸御溝流水碧於苔辟邪天祿相對跪東西兩闕入
憑眺五色雲中金爵峙觚稜金碧炫晴空佳氣三時
欝欝紫澄光樓聳碧樹圓翠瓦鱗鱗盪旖旎九子萍

綠展嫩葉萬年枝红綻新蘂就中金殿欝岧嵬左个
青陽卽此是龍圖髙閣太液畔上應奎星星似履玄
雲翳翳北苑北如見　三皇降三時紅门遙辨是真殿
愀若　先王憑玉几月覲門連夾城仗　聖慕何嘗
一日弛東南関廟遙相望妥靈千秋芬苾祀綠槐陰
畔黃扉開佐理三公揔百揆演武塲濶青門内粉帿
星奔破的矢金莎如剪慕華館延詔門路平於砥清
溪一道貫北營鷹岛倭松青不死紅亭繞以洗劍川
空谷砧鳴白硾紙了字泉分作雨聲生久泠泠欲洗
髓三清洞門石鐫紅醮壇蓊黙白雲起孤亭獨戴大

明天百代清風皎不滓洗心臺花郛雲映寵光千葩
與萬藕棃营小將如紅玉闍着毬庭十八技朱門慶
慶甲乙第喬木陰森纏碧藟雅集誰家謳青童良讌
幾處舞紅妓亭亭白塔大圓覺層級遙空十四累興
天大鍾雲從街傑閣堂中翼斯跂来来去去又来
人海茫茫不見涯萬人心事吾自知貪者求錢賤求
仕賢愚老少日復日五劇三條撲如蟻輕軺過處喝
衆隷小轎歸時擁羣婢游閑公子一何都鞍馬輝煌
競華侈御河元知明堂水跡淪清流歲在巳車車馬
馬起晴雷戔坐虹橋列鴈齒庚辰水平白玉柱一羣

花鴨弄清泚高樓兩岸咽笙歌不覺東城是花碁東
流直瀉鐵窓急萬柳如眼緜延遶沿街左右千步廊
百貨山積計倍蓰錦肆紅綠斑陸雜紗羅練綃綾縠
綺魚肆新鱗足珍腴鮝鱸鰣鱖鯔鮒鯉米肆隣近飯
顆山白粲雲子滑流匕酒肆本自人間世態白桯紅
滿滿西行商坐賈指難僂細瑣幺麼無不庀京中物
華已題了復從郊坰一評批崇禮門外何所見十里
江廒粟億秭炯波極望三南舶簇簇帆竿萬艘艤敦
義門外何所見舞槍春郊猿騎駛蟠松池水綠可染
演漾青荷涵白芷興仁門外何所見稭畝農人秉青

粃華陽亭逈石柵古碧草粘天騰脉騈恵化門外何
所見點綴青林白沙嘴北屯桃花天下紅短籬家家
碧溪沚金城天府儘美哉壽域春臺亦樂只小臣拜
獻北斗杯　殿下千千萬萬禩執藝於今有餘意餘
意區區未敢止願將此圖替無逸昇平恒若不足時
吾　王聖明不忘危惕慮詎必臣言俟肯堂丕責在
貽燕仔看綿綿垂福祉帝京景物悳就篇竊效斯文
愧下俚

金剛一萬二千峯七言排律五十韻

須彌山半日輪周四大州色八萬州雲笈披来靈境

閱遍經讀盡輿圖按五千三百聞諸管八十一分記
自鄒九點齊州如米聚三千大界若萍浮太空轇轕
撐天柱元氣淋漓繞地毬辛苦夸娥紛措置經營富
媪劇雕鎪元知大幹崑崙始散作餘支幷絡由大陸
橫蟠分朶朶中原直亘立頭頭縈同攢僂梦難理錯
落盤基散未杈坐立真形評泰華笑粧奇喻判春秋
神精只向三條止氣勢還從兩戒求全局寰中惟此
耳神區象外更無不即看海上神仙聚只恨人間道
里悠福地何山非玉洞仙鄉終古即青丘白頭天作
東之鎮浩刼雲藏上有湫地理扶輿蟠嶺嶠漢拏縹

緲彿瀛州就中楓岳冠東域無限筍峯屹左陬貝葉
經中名已驗蓬萊仙子跡應留縣官前代鳥飛葉王
子何年鶴降緱盧舍那來山影幻曇無竭去海雲愁
祝釐奇后伽藍剏頂禮麗王拜岾遊獅子島空山似
戟蝦夷國近海如油山分內外遊堪遍景最秋冬境
更幽元使埋香碑䕃蘚永郞書壁字銀鉤諸天皓雪
粧銀壁初地濃楓亞錦疇故國山曾擢近詠他鄕寺
又鄭同修九龍抱子潭光黝三佛聯肩石氣遒軒割
空中真面露森羅天際亂峯稠匏中整磬笙齊抑壺
口紛紛矢亂投一萬丈鋩籌恰滿二千叢玉數仍優

遥空簇簇金莖直平地亭亭玉筍抽鬼斧神鞭宅自得牛頭馬面不相侔九重鎖鑰開銀闕十二闌干敞玉樓圓穴通天穿肉壁稜巖拔地卓厹矛千羣瀛海翔鸞鶴萬點瑶臙爛斗牛疊疊無非圖畫障層層都是列銀兠左弩右攫觀如是鍾去離来借問疇肩背竦疑高士矜臉着低若美人羞瑶宫虚白清侵胃瓊樹槎枒燦映眸壓刹從知無盡數由旬難把幾何籌菖蹊或有含芝鹿藤峽如逢獻果猴怒石奔川爭茹吐懸崖仄壁類瘿瘤奮如軍壘頽跳盪温若賓筵迭獻酬天外壁垂仙掌縞雲中石戴武夷舟青羊贔屭

看騰躍玄貘獰猙撫炳彪蓮榻三時千佛供蓬壺萬
古六鰲流白抽萬笏灵官隊碧拔千簪素女倚天祿
駢臻資佛力地灵長護篤邦休奇奇怪怪神長莛萬
萬千千目與謀五十三軀揄岾佛慈悲眉帶衆生憂

飲中八仙圖序

圖凡八幀皆飲者也第一道人裝眉聳而目光照地
頹然坐馬背巾袂拂拂如風中峭帆鬅頭蠻奴左提
壺右攀鐙仰面諦視不勝戛戛恐馬亦凌兢爲之乍步
第二豊下虬鬚倚髹漆高車睨視賈人車堆紅㲉而
過口吻津津擧袖拭鬚方領以下緋袍色滴滴妍鮮

如新出於染第三間居賑䐤腹于思退讓謙恪無欝悒失意之色蕭默一高亭罍壘掌危雜錯羅列兩手提爵耳一吸而盡滾滾汨汨如聞其聲第四崇樓曲臺碧樹蔭映少年娟秀被賑都雅縝髮膚雪白目澄渟凝眺天天寥廓絕纖翳持一觴將進未進神精朗出雲霞之外第五蒲菴安肅殷勤相好端嚴楊枝淨瓶數弓之地位置蕭間寧官具僧伽梨坐團臭引滿跌宕頹稜渥赭了無煩惱想第六碧髯如削綠波盈盈大紅船橫入高柳陰雲麾星罕飛揚掩映昭容黃門催呼絡續虎烏紗拖金龜神彩煥發據地普騰稽

首而對第七肩破蕉衫散髮蘸墨濡箕踞傲兀于硯屏筆牀茗罏酒樽之間恣肆放縱奮迅之極筆飛如羽飇飀然欲鳴觀者莫不愕眙第八褁頭披壞色袍昂藏傲隱囊置盃席上拄紅拂于顧軒眉瞪目胡盧絶倒四座之客揎袖歛襟犂然傾聽不知膝之且前畫者蓋演杜甫詩八人名氏可按而知也古人圖畫皆寓勸戒奚取於飲者雖然陸探微有沈曇慶醉像圖毛惠遠有醉客圖戴逵有七賢圖史道碩有酒德頌圖張僧繇有醉僧圖閻立本有醉道士圖此皆沈湎流連遺落時務直一酒徒而止耳可戒而不可勸然

則惟八人者其可勸而不必戒歟嗚呼八人者皆唐之賢公卿名士大夫草澤布衣名行藝能灼然俱可觀或遇焉而不終或沒齒而不遇如之何不托之飲以按其魂磊不平之氣也哉故遇焉而葉嗜飲者不足勸也至若使之不遇焉而葉嗜飲者亦可戒也惜乎明皇之智不及于此杜甫之世飲者不止八人獨於八人稱之曰仙何哉超然輕舉之謂仙蓋譏衆人之偈儛而徒飲焉作此圖者其可與言杜甫之詩也歟臣謹序

銀愛傳

庚戌六月 上審理諸獄案 命金銀愛申汝倜傳生仍 命撰傳載之內閣

日曆

銀愛金姓康津縣塔洞里之良家女也里有安嫗者故娼也陂險荒唐多口說疥癩遍體不任搔癢蕟心蛘益不慎言嘗丐貸米豆鹽豉于銀愛之母母有時不與嫗輒慍恚思欲中之里童子崔正連卽嫗之夫之妹之孫也年十四五沖穉娟好嫗試挑之以男女昏媾之事仍說之曰娶妻如銀愛者顧何如正連笑曰銀愛美艷豈不幸甚嫗曰第倡言若業已私銀愛者吾爲若成之正連曰諾嫗曰吾患疥癩而醫言瘍科藥料直最高事苟成若爲我當之正連曰敢不如

教一日嫗夫自外而至嫗曰銀愛耽正連要我行媒期于吾家爲正連夫毋所覺銀愛爬牆而遁夫切責曰正連家世微而銀愛室女也愼勿出口於是一城喧藉銀愛嫁幾不得售惟里人金養俊深知其明白也遂娶以爲室則誣言益播尤不忍聞己酉閏五月二十五日安嫗大言曰初與正連約行媒報我藥直銀愛忽畔而嫁他夫則正連不如約我病自此䍐銀愛真我仇里中老少相顧駭愕瞬目揺手不敢出言銀愛素剛毒受嫗誣辱已二年至此尤愧恨實不能堪必欲手剮安嫗一洗此寃憤而不可得翌日值家

人不在伺安嫗獨宿夜一更持厨刀揎袖扱帬颯然
而步直入安嫗之寢一燈翳翳嫗孤坐將就眠露半
體只繫帬銀愛橫刀而前眉眼俱倒豎數之曰昨日
之誣甚於乎昔吾欲甘心于甬爾嘗此刀嫗意以爲
彼固纖弱不足有爲應曰欲刺試刺銀愛疾聲曰可
勝言哉側身倏刺其喉左嫗猶活急把其持刀之腕
銀愛瞥然抽掣又刺喉右嫗始右仆遂蹲踞于旁刺
缺盆之左又刺肩胛腋胑脇膊頸及乳皆左也末逕
刺右脊背哉二刺三刺揮霍飛騰一刺即一罵凡十
有八刺未暇拭刀血下堂出門恚向正建之家聊以

淺餘憤焉路逢其母泣挽而歸銀愛時年十八里正
奔告于官縣監朴載淳盛威儀肆嫗屍驗刺死狀究
銀愛刺嫗何爲且嫗健婦汝弱女今創刺立悍匪若
獨辦無隱直告時伍伯進立獰獰刑具滿地干連瑟
縮無人色銀愛項有枷手有拳脚有鐐拘攣縛束體
弱委垂殆不能支然面無怖言無哀毅然而對曰欽
官我父母試聽因言室女受誣不汚猶汚嫗本娼家
敢誣室女古今天下寧有是哉因之刺嫗豈可得已
因雖蒙歟嘗聞我殺人官誅身固知昨日殺嫗今日
當伏誅雖然嫗旣因刺誣人之律官無所施但願官

家打殺正連且念因獨受誣更有何人助因共刺行
此凶事縣監太息良久取驗刺嫗時服飾苧衫苧帬
都是殷赤幾不辨衫白而帬青悚而壯之雖欲原釋
法不可屈彌縫讞詞上于觀察使觀察使尹行元亦
飭推官姑究其同謀爲誰以緩其抵法訊覈凡九次
詞如一惟正連沖稱爲嫗誑誤置不問庚戌夏 國
有大慶上錄死囚觀察使尹蓍東上此獄而讞詞頗
微婉 上惻然欲傅生重其事 命刑曹就議于大臣
臣蔡濟恭獻議銀愛報怨雖出至冤罪犯殺人臣不
敢爲矜恕之論 上下批若曰貞女被淫誣天下之

切寃夫以銀愛之貞判一死顧易甯然從徒死無人知也故提刀殺仇使鄉黨曉然知己則無玷彼固可副若銀愛而生于列國之世者其跡雖異將與聶嫈齊其名而太史之傳烏可已也昔海西處女殺人似此獄監司請宥　先王褒諭亟從之女方出獄媒儈雲集爭購千金竟爲士妻至今傳爲美談然銀愛雖勉舍寃至適人方報怨則尤難矣不宥銀愛何以樹風敎特貸其死向者長興申汝倜之放盖出於敦常重氣節今宥銀愛亦類是甯銀愛汝倜兩獄案頒其大畧于湖以南俾人人無不知也先是汝倜同里

金順昌留其弟順南看屋與妻耘田而歸妻爇小麥減二升訾曰叔在而麥不存真怪事順昌詬順南曰看我屋偷我穀非盜而何甯其自服順南方病卧不堪冤痛泣嗚咽順昌睨曰盜亦悔泣耶擧杵撞其腦順南委頓幾不得生隣人咸集心怒不忍言惟田厚淡者調解之曰古語有之一斗粟尚可舂二升麥胡大事奈何兄弟不相容順昌罵不已厚淡往見汝倜慨然言之汝倜艶然扼腕而起曰順昌非人忌如順昌家提髻而責之曰升麥不足惜兄弟不可鬩嗟甯文母生汝二人但願相憐不期相爭杵撞病弟甯則畜

生畜生不可親吾將毁爾廬不與同吾儕愼昌踢汝倜曰我毆我季胡干汝事汝倜大怒曰我以義勸汝反踢我我亦踢汝遂踢其腹順昌匍匐翌日死家人匿不告官越一月事始發汝倜係于獄此己酉七月事也至是 上親判其案有曰古有一男子鍾街烟肆聽人讀稗史至英雄最失意處忽裂眦噴沫提截烟刀擊讀史人立斃之大抵往往有孟浪死可笑殺而朱桃椎羊角哀者古今幾人汝倜其朱羊之流亞歟噫汝倜不怖死非士師而治不友之罪非汝倜之謂哉錄死囚前後幾千百其倜儻不碌碌於汝倜見

之有以我汝倜之名不虛得也汝倜放
贊曰 今上聖德寬仁審理重囚念若痌瘝日旰進
御饍夜必燭屢跋究情而即于疑考跡而原于義則
輒宥之幾二百人 德音一下國中大驩至有感激
涕零者如銀愛申汝倜皆能義殺而傳生者也嗟夫
倘使銀愛■汝倜不遇 明主爲之平反一朝居然就
戮則不惟匹夫匹婦寃莫雪義莫伸將見譏人無所
畏而不友者接跡而起也故銀愛釋而人臣勸忠汝
倜放而人子勉孝何哉惟忠臣潔其身惟孝子友其
弟忠孝興而 明主之化溥矣

金申夫婦傳 辛亥六月 餙過時未昏仍有金申兩家親事 命紀其事載內閣日曆

金禧集慶州人縣監思重庶孫申氏平山人士人德彬庶女也禧集年二十八申氏年二十一俱才且賢顧甚貧人不與之昏嫁 上之十五年春二月 上閔士庶貧窶男女昏媾或不以時敎京兆五部勸成期遠者趣之官助資裝錢五百布二端月輒以聞時禧集與沈氏約申氏與李氏約雖業已受官資姑未之昏也五月晦日漢城判尹具庠奏五部之人貧而昏愆期者今盡勸成惟西部申德彬縱有官資亦難

辦具且筮忌六月期在孟秋金禧集始與之約者誘
以門户不敵耻不以女女爲六月初二日 上諭曰
予念五部多鰥曠勸而婚者無慮百數十人惟西部
二人禮未克從烏在其導天和而諧物性也其責齊
始政期勉終其可勸德彬更定吉期禧集亟求佳耦
户曹惠廳須各助贈較前豊饒俾完好事於是西部
令李承薰馳赴京兆府主簿尹瑩曰總聞李氏背申
氏已與他人婚矣承薰愕然曰今奉 上諭而申氏
婚期顧無所趣之前日之奏若是矛盾責有所歸其
將奈何判尹以下相視瞠然承薰曰下官竊念禧集

慶林相公之後申氏吏曹叅判之裔俱是華閥且其
年敵其貧同其所遇適相類况又同日名姓塵 乙
覽此天所定也盍相與通以成匹婚蒲坐擊節僉曰
幸甚不亦美乎廣遂勸部令主簿爲兩家之媒於是
承薰詣磐石坊禧集之家瑩詣蟠松里德彬之家家
俱門無扉屋簷垂垂椽露而指空日過午厨烟蕭瑟
賓主席地而語承薰宣 上諭仍言與申氏約婚便
宜禧集俯首逡巡良久而言曰禧集所以未有室者
坐孤而貧也何幸沈氏許字謹受官資不料見棄自
期其老白首無所耦竊又悲不能奉老母今承指教

非不慰謝然萬一彼或不從即禧集命數之畸也瑩
見德彬如承薰言德彬愀然曰爲人父母使女子晩
晩親事式至于今且我與人約人先違我夫誰之尤
至荷 聖諭鄭重優恵資裝諸公良苦躬行媒妁感
激之極實欲愧死無地金君名家子敢不許以爲婚
於是承薰瑩大悦互相通報承薰即使部吏傳庚帖
于德彬瑩勸德彬揀日良吉在於十二日遂申報于
府府聞于 上上喜曰匹夫匹婦爰得其所者古來
幾許而未有如金申夫婦機會巧湊非常可喜若此
之奇也諭戶曹判書趙曮鎭惠廳堂上李東模曰兩

家婚禮托于兩鄉趙鄉視禧集猶子也李鄉視申氏
猶女也亦各爲兩家代撰婚書凡厥綵幣冠履釵鐶
裳襦衾褥敦盂盤匜酒醪餠餌帟幕屛障紋筵匣燭
香孩粧奩脂粉零瑣之屬暨鞍馬徒隷以衛以儀之
具莫不畢給迺所以信 王言其悉心辦備仍命內閣
檢書李德懋曰如此奇事可無佳傳爾其筆記一通
爲金申夫婦傳以奏十二日曉鷄既鳴禧集卷桃紅
縐紗贐文藍綃各一端交纏朱碧同心綵納于緜函
著葳蕤鎖裹紅襆襆四角會結方勝書謹封送于申
氏其婚書曰昭代沐二南之化匹婦匹夫吉日結百

秊之親宜家宜室伉儷莫非天定造化別是 君恩
㒒之甚親甚幼而孤貧居然老大幸逢外無曠之盛
世繼有周媒氏掌婚顧此早失怙之窮人誰憐陳獨
子未娶竊聞令愛長於寒素教之婉柔深閨執絲枲
之工已自牀前之補綻貧家之粧奩之具尚遲門內
之施嬖輩猗我 后發政施仁而有司承命勸嫁聖王
制爲嫁娶政所當先男女願有室家時不可失迨五
部婚媒之告訖獨兩家子女之愆期冰上之音夢不
諧佳期蓋亦有待月下之奇緣自在良耦何必他求
晼晚之年紀與同單寒之門戶相對 思出造命雖

使兩美之必成窮不聊生何由萬事之皆備惟 熏
宸曲垂矜念俾兩臣分主婚姻若自己兒女體子以
育之意謂他人父爲憐窮無依之身盛渥即一世罕
聞奇遇爲百代異事丕盃釀泰和之氣導迎休祥罕
造飽需雲之私歌詠 聖德欣逢是月 邦家膺萬
年之休獲際明時士女合二姓之好謹遵儷皮之禮
爰趁鳴雁之朝答婚書曰匹夫匹婦得其所萬物遂
情鼓瑟鼓琴樂且和二姓合好摠造化力愧父母名
僕之女以葑菲姿過標梅節家事徒餘四壁顛倒裳
凰之紋笄齡更逾七貧晼晚秉龍之喜幸際周文之

化擬卜朱陳之緣憫婚媾之不時遍命雒陽令勸助
坐資裝之未具至煩京兆尹陳聞和氣周於繫羊孰
非君賜旭朝晏於噰雁奈嫌我貪方 聖人軫終始
之恩適兩家成媒妁之約 飭教鄭重期欲速而毋
遲物來光華禮孔嘉而克備錢米布帛地部惠局之
事來輸鑾悅釵鐶高門盛族之不是過貪富攫造次
之頃今辰何辰寤寐祜頌祝之忱千歲萬歲永惟壓
露之報只在室家之宜民樂季豊共登仁壽之域夫
和婦順長囿修齊之治日禺中禧集既盥梳掠鬢刷
鬚頮顱影習容觀著冈紗袍斑犀帶烏帽麂鞾坐白馬

鏤金鞍肩竦背直色矜莊不遊目徐徐而行雁夫在前孔媼在後紅青紗燈對對前導京兆五部胥吏皂隷左擁右護魚魚雅雅如也及抵申氏之門下馬奠雁入醮席申氏艶粧具翠翹金鈿簂步揺被百子蓋蒿紅褖衣遮珠絡扇交拜僮僮秩然無差粧婆司紅線盛盃三醑之呪喃祝吉言夫婦起入鋪房西家隣里相與歎説曰金君年益壯操心愈貞固申氏婉而雝容儀豊福一朝 至尊造命宰相主婚姻儼然合為賢夫婦恩光喜氣溢門巷彼違約者匪徒自絶其亦天也益其所居地名盤石里號蟠松佳兆非偶然

可卜其壽考福祿鬱茂鞏固如石之盤也如松之蟠也云爾

李德懋曰自古云人主之心與天相通豈非然哉和氣致祥導之和在上 何哉 今上對越上天幽者晣之鬱者疏之閔覆涵濡無物不遂歷驗是歲春夏民或望雨施一仁政則不待龍雩雨輒隨下夫金申之媾媒定而雨又霈然不移晷天人孚感若是其捷也故朝野誦之曰至治之世蓋三代之祈天永命亦不過曰導揚和氣而已嗚呼休哉

六書策

壬子八月 命公編纂奎章全韻書既成 命閣臣尹行恁徐榮輔南公轍承

旨李書九李家煥校書校理成大中檢書
官柳得恭朴齊家校正仍命諸臣對策

王若曰書居六藝之一焉自昔有周之訓國子也教之六書則先王之重文字也蓋如是矣春秋以上言文不言字如左傳於文[illegible]止戈為武論語史之闕文中庸書同文皆其證也然則文與字之並稱始於何代何書何人何說而爾等可溯舉而歷對之否字之古義近育不近文如易之貞不字詩之牛羊腓字之春秋之使字敬叔皆其驗也然則字之訓文之由甬等亦可言歟文象立而結繩移鳥跡明而書契作獨體為文合體為字文有八象字有六類其制造之精義

可詳確歟指事之視識察見上下是也象形之畫物隨體日月是也諧聲之以事為名江河是也會意之比類合誼武信是也轉注之同意相受考老是也假借之依聲托事令長是也其究解之妙旨可極言歟四象為經假借轉注為緯則同一六書而或為經或為緯歟四象有限假借轉注無窮則同一六書而或有限或無窮歟六書之中假借轉注偏多歧論以假借言之則或曰借聲或曰因其聲借其義或曰借義不借音以轉注言之則或曰轉聲或曰轉其聲注其義或曰有因其義而轉者有但轉其聲而無意義者

有三轉四轉至八九轉者有轉同聲者有轉旁聲者
有雙音併義不爲轉注者有旁音叶音不在轉注例
者此其論果皆有據歟八卦爲忠古文爲質籒文爲
文則忠質文何與於文字而如此分屬歟依類象形
謂之文形聲相益謂之字著於竹帛謂之書則文字
書固各有專義之不容通釋歟秦漢之吏用八體今
可悉數甄豊之刊定六體亦可歷擧歟梵也伽盧也
季頡也竺典並稱之三人瑞華也花艸也雲霞也後
來變化之三體皆可指其得失歟橫則如長舟之截
小渚直則如春筍之抽寒谷何所取象歟河雒開而

圖書兆嘉禾生而穗書始何所取徵歟大抵文字者墳籍之根本詞章之宅字言語之體具也展卷玩古則千載共朝劄簡論今則萬里對面以之傳道述事治官察民而凡天地萬物造化不窮之跡莫不有待而資取焉大矣哉文字之切用也古文最首出而大篆次之及秦李斯等三家之蒼頡七章爰歷六章博學七章所謂小篆也又次之自是而爲程邈之隷書爲西京之艸書爲稾書爲楷書爲懸針爲飛白皆名小學至許叔重采史籀以下諸書又作說文解字則後世小學之僅存者賴有此一部而已然以朱夫子

之地負海涵亦不免別求小學於曲禮內則之支流而洒掃應對習事居敬之說皆漢唐以上不傳之旨訣也此可謂發前未發有功後學歟唯是一種從事於六藝者往往考古證昔以文字為小學異見崖論至今紛如何哉豈朱子之猶有未講歟抑諸儒之務奇姤新歟夫學莫大於格致格致莫要於文字予於文字之學雖未嘗專心用力而其於音義沿革之間蓋不無粗窺端倪者今子大夫居平讀書多識古文奇字而又當承命編釐韻書安得不發策求助補予格致其盡意敷陳毋拘程式予將親覽焉

臣對臣嘗閱夏殷周鍾鼎彝卑款識及古周易尚書
孝經之文渾然圜樸皆具生生不已之妙非參贊位
育裁成輔相之聖人不可造也大凡天體至圜故天
之所生皆肖天而圜以其圜也不局不礙而生生不
已大而日月星辰細而艸木之實蟲鳥之卵何嘗有
不圜之體耶故古之字體亦莫不肖天而圜聖王體
天以之考文則天下大治至秦而事不師古以吏道
易君道不惟燒毀六經遺禍後世六書亦隨而殘嗚
呼此天下之大變夫李斯慘覈人也師承荀卿之性
惡其心術蘊畜之猜險蔑之爲小篆削圜爲方背古

易俗以啓程邈徒隷之書邈獄囚也久係雲陽幽縶積中刱造隷書曲折無漸稜芒四出日趨於謬三代古文格而不行噫日之全規而變爲方匡月之半規而易爲縱結則字體之倒置可類而推至若點如仰釘畫如偃刀竪如立足跳如倒鉤策如飛石掠如側戈啄如倚槍磔如垂釰嗜兵之象尚戰之習一於是發露向所謂肖天之圜生生不已者索然不復見矣以此而行之官府施之士民垂之久遠世道安得而不危人心安得而不渝臣以爲秦之亡不亡於胡亥而亡於變易字體故暴秦亡秦無道秦虎狼秦之號

皆出於秦餘之士誦習孔子明於古書者之所為也
恭惟我 殿下稽古右文建圖書之閣上應奎星圜
曲之勢 御定奎章全韻命臣等校勘編摩仍又
策問六書即古考文之制也臣等敢不竭陳謏見對
颺 明命臣伏讀 聖策自書居六藝之一止予將
親覽焉臣拜手稽首而言曰書為百務之綱領萬品
之統紀迺所以列於六藝之一而兼該禮樂射御數
五藝者也徐鉉所謂八卦既画萬象既分則文字為
之大輅載籍為之六轡先王教化行於百代及物之
功與造化均不可忽也者不其然乎逮周之世書學

大備以其非此無以考墳典之淵奥無以驗制作之程度無以察天地之切用無以覺鬼神之情狀是故周禮保氏掌養國子教之以六書人生八歲知思漸開精氣向旺其於六者與性相近遇物相親隨見而悟遂聞而解誦之講之行之服之久而熟之觸類而長之則習與性成若固有之即之可以檢攝身心遠之可以辨別事物處之可以玩賾名理出之可以經画軍民何則心細如髮不遺毫芒明析核綜無徃而不當故也書之為切不其大歟漢承嬴秦滅學之後蕭何著法猶有古意學童十七已上試諷籀書九千

字乃得為吏又以八體試之郡移太史并課最者以
為尚書史書或不正輒舉劾之當是時人莫不樂其
簡易而易知元元本本有原有委匪此後世詞章取
人終身不識六書者也蓋隸書雖行而兼通籀書者
不以令廢古也漢之文治幾及三代者有以夫然則
漢之賢良文學漸次至于二千石入為九卿者皆以
學童諷誦九千字為吏為史者也茲豈非良法美規
能遵先王重文學之遺意也歟然而東京之末政廢
教弛斯文墜地逮于魏晋書學書法歧而為二自茲
以往習俗膠固莫可救解時君世主欲效周秦舉而

揩之要在先正其心君心正則政莫不正六書之正
惟次第事爾伏願　殿下懋哉懋哉請因　聖問謹
稽故事左傳論語中庸所引皆是言文不言字之證
而同書文字始見秦皇之琅邪臺周易毛詩春秋所
引皆是近育不近文之驗而文形字孳亦見於孝經
之援神契不惟此爲然許氏說文序詳原書則稱文
數解說則言字此又可見後世文與字之并稱也文
象遞于結繩鳥跡代予書契此是劉勰雕龍之言而
數衍易繫及書序者也獨體者說文之扁旁合體者
係部之成字八象不及六類不至則俱有假借之字

以之通変鄭樵之師心獨見有如是夫指事之上下人在一上人在一下各有其事可指而知也象形之日月取形圜缺象于篆體也諧聲之江河以水為形工可為聲也會意之武信止戈為武人言為信貮戈是形而亡是音則原係諧聲而左氏之誤也轉注之考老考老也老考也其訓相亙可息匕丂之聚訟也假借之令長一字兩用聲隨意変也四象之為經而有限以其主宰而無變也二義之為緯而無窮以其推移而不定也假借轉注之說紛紜未定貮借聲轉聲程端禮之言也因聲借義轉聲注義張兼中之言

也借義不借音易疏之旨而至若因義而轉轉聲無義者三四轉八九轉者轉同聲轉旁聲者雙音併義不爲轉注者旁聲協音不在轉注者趙古則之言也此皆有據可息爭辨其所論說繁不敢陳八卦肇於伏羲古文剏於黃帝籀書著於周宣文隨世異則鄭寅之取譬於三代之三尚不爲無據書契之書文籍之文始見尚書序而疏云文文字然則文字書雖各有義亦容通釋秦有八體大篆小篆刻符蟲書摹印署書殳書隸書新莽居攝僞司空甄豐改定六體較諸八體則數旣加二即古文與奇字數又減四即大

篆刻符及署旻二書也西域之梵印度之伽盧中夏之蒼頡出於竺典自居一二而稱頡爲李佛氏誕妄不足道也瑞華花草齊武所造雲霞之書山胤所製皆是六朝浮華之習其所得失何必覶縷長舟截渚春筍抽谷取譬橫直不過藝苑之評品而引以說文類函之誤也河驪效靈雒龜呈祥則羲卦禹範所以取則羊頭嘉禾炎帝之瑞而穗書之作蓋出於此大抵文字者墳籍之根本詞章之宅字言語之體皃也我思古人邈爲難覯則爲一展卷千載之久宛如昨朝我思今人曠焉不遘則爲一剖牘萬里之遠迫在

面前以之傳道述事則道存而事該以之治官察民
則官諧而民定凡盈天地萬事萬物莫不有待而資
焉至矣哉文字之妙用也古文首出而大小之篆分
隷之書章艸飛白藝始多歧莫能歸一後漢許愼著
說文十四篇五百四十部本蒼頡之篇九千三百五
十三字則秦篆之全也其所載古文三百九十六籒
文一百四十五軒周之跡猶有存者而小學之傳不
絕如綫賴有此一書而已朱子別撰小學皆曲禮內
則之支流而洒掃應對習事居敬之說備焉或有媢
於六書之小學者妄相譏訾何其悖也按大戴記保

傳篇古者季八歲出就外舍學小藝焉履小節焉蓋
小藝者六書也小節者灑掃應對習事居敬之節也
然則一切童學皆小學也六書之小學朱子之小學
固并行而不悖旣有大學之書則亦有小學之書而
入於秦燒只餘古文籀文若干篇漢書藝文志始立
小學家朱子之慱聞豈不識此但補纂燒殘之小學
故手定初本名曰小學之書可見其意之所在焉爾
噫魏晋之間鍾王之流始以草楷相尙欹斜放縱惟
取華婿悅人之目視六書如土苴縣也匪人固不足
責而義之賢士何若是其違道至以潑婈變爲便娗

攻書之家踵譌襲謬迷不知改豈不慨惜或云草書
出於堯舜之世則剏造者合被四凶之誅旨哉言也
亦有一種別撰之習莫甚於魏齊周隋之世而唐張
參作五經文字唐玄度作九經字樣天下之文漸歸
于一此蓋文字陞降沿革之大畧也我東則新羅取
士能試字林文學彬彬爲三國之最麗朝專尙科擧
未遑六書學惟我　世宗大王睿智天縱字韻之學
昭融一時數百年來士風不古人志未定字譌音謬
日以益甚記曰衣而不識其名曰罔名者字也不惟
衣爲然至如身體屬親宮室器用山川動植之類指

而問名茫然莫對其名者十居八九其不爲同者幾希矣甥訓喃也而稱之以妻之兄弟侄訓癡也而稱之以兄弟之子趾本足指而訓爲踵也棟本屋脊而訓爲柱也羔是羊子而呼以羖邐藿是荳葉而呼以海菜徽以代貂柃以代覓勺以爲夕蔵以爲太薔薇以爲海棠連翹以爲辛夷揮周同義仍因并聲圖畵共稱曹曹異用似此之類指不勝僂而迺敢用諸文詞登諸章奏孰爲文明之世有此鹵莽之習也哉臣嘗承命撰次輿地書地名之俚俗雖不敢擅改物名之鄙野不得不釐正尤有感於六書之不明也臣愚

以爲字韻二書如鳥兩翼不可偏廢說文廣韻立之學官以郭忠恕汗簡周伯琦正譌爲字書之羽翼以顧炎武音學邵長蘅韻畧爲韻書之羽翼購得善本飜刻廣傳懸之象魏著爲程式使館閣之臣庠序之士家塾之童塲屋之儒官府之胥吏委巷之學究莫不户置而人習朝覽而夕究形意事聲假借轉注犂然覺悟昔之厭惡今焉暢洽昔之譏笑今焉悅服更讀經史頓然改觀則蟶之蚌屬不待漢人而敗夫知之筝之竹裹不籍武官而進臣覺之夫然後疏章簿牒切令簡牘一切文書舉皆形意事聲不期明而自

明豈曰少補貺其明與不明寔係於君心應酬事物何莫非一心之造化而惟六書最近於心心正而六書之不明未之有也伏願 殿下懋哉懋哉臣竊伏念朴性源閭巷匹夫也其人已歿著述湮晦於是求正音通釋 御序弁卷仍命剞劂臣固感激欽仰聖政之度越百王今又閱 御定奎章全韻字體謹嚴注腳該詳讀其義例通叶之韻華東之音井井不紊洵爲說文之階而廣韻之梯也伊見字乳生生不已之妙斡運於人文昭朗之會而考文之治格致之學將爲貽燕之謨猗歟休哉臣謹對

壯勇營春帖五言七言散句 己酉十一月 召能詩人於壯勇營

製進春帖子各限五十聯 公則倍之中多散逸不傳

肅靜唐龍武飛騰漢虎賁 六丁玉帳護太乙紫宮環 貔貅佽飛士龍虎握奇經 萬馬長楊路三軍細柳營 象緯天戈擁陰符地軸蟠 武藝十八般春風廿四番 世躋壽域春臺上人在光天化日中 槖錫元正拈亥子帿懸中日射熊麋 芙蓉幕府弓翻月楊柳池塘劍洗虹 內府圖書聯壁宿外營鈴轄象河魁 沾恩蒲引黃封酒選勝爭酬白打錢 梨花舞処戈揮日楊葉穿時箭吽風 新刋秘訣

枕鼓下是眠字

紅梨板舊演神機漆幹槍　鼪日直中通　御氣五雲多慶壯　宸居　上界雲霄仙樂奏中天雨露聖恩承　仙官劒舄花磚午衛士弓刀柳幕晴　辟邪天祿祥烟集太乙勾陳瑞靄騰　弩臺遙挹千門柳毬路平連兩闕花　翠壘晨趍人似虎碧池春浴馬如龍　六丁驅役茅游擊萬甲森羅戚總兵細雨千門楡柳節和風一院燕鶯天　時和歲稔三千里海晏河清一萬年　將軍無事橫經讀壯士偷閒枕鼓眠　青龍偃月蟠刀勢玄武勾陳護陣圖穀雨簾纖鸎百囀花風淡宕蝶雙飛　東皇鼓軫回

青陸北斗旋栒護紫垣　花明柳暗韓門靜燕語鶯
歌陳壘閒　楚軍挾纊人人煖秦士投醪箇箇歡
晴雷響轉三聲鼓瑞旭光翻五色帿　聖主綸音須
賑貸詞臣帖子寓規箴　魚鱗萬屋蒸花氣蓮朶三
峯抱日暉　仙醴色濃桃石紫　御書香襯蕊珠紅
太乙書繙聯玉帖五辛盤送伴金花　六棱高閣
開良讌一字長廊演武才　畫角聲飄榆莢雨紅旗
影拂棣花風　蔀屋蒼生歌　聖化太倉紅腐驗豊
徵　皞皞熙熙治有象平平蕩蕩道無偏　庚年大
稔星回甲辛日精禋月建寅　三白村閭呈臘瑞千

紅院落遍韶光　黃道日昇平蕩蕩青丘春到煖瀜
瀜　廿四番風花似錦三千世界酒如油　君子軍
雄明越甲丈人師吉演羲爻　幕府花明金鎖甲毬
庭柳拂鐵連錢　三陽回泰須堯曆萬品昭蘇叶舜
琴　六郡良家屯細柳三河俠士駐長楊　池邊陳
影龍蛇壓廡下書聲麾豹韜　戲閱春深賓對數龍
樓日永講工勤　桃花玉漱魚吹浪芳草金堤馬滾
沙　辛勤八路秊分簿　乙覽三時日省編　禮樂
詩書資位育蟲魚草木仰生成　衿紳亦鮮槍刀譜
隸韐能為翰墨游　萬年枝老春光爛九子萍開淑

景熙 玉燭調元歌帝德璿璣齊政仰皇猷 超三已洽馨香德邁百方融亘像治 殿宮播須於千載朝野騰歌則百男 春融鹵簿金鷄下日上觚稜鐵鳳騫

龍珠寺柱聯 庚戌九月華城之龍珠寺成承命製進柱聯十六句仍彩飾監董剞劂以揭之

三千歲優鉢花長春壽國十萬種菩提子有秋福田 護聖殿

八萬四千法門同臻彼岸二百五十大戒共拔迷塗 大雄寶殿

二萬里和訶國普沾石井功德泉八十頃祇陀園遍開金地吉祥蕊 十方七燈閣

結無盡喜歡緣常

往極樂淨土除一切苦惱想普渡大願慈航極樂大願殿

鴈形獅形鴟形諸佛諸天千劫護牛乘鹿乘羊乘善男善女一時聽天保樓前

蓮花偈貝葉經不二門中天籟香積飯伊蒲饌無量劫前地肥天保樓後

兜率宮中禀大偈普濟衆生般若臺上演真詮超脫浩劫曼殊室利

直到佛祖不知處祇是半途且向父母未生前試道一句那由他齋

青莊館全書卷之二十

己巳冬典牲署
書員朴孝彬書